沅湘通藝錄 附書四文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五）

江標編校

沅湘通藝錄二卷目錄

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定
靜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毋必
毋固
狐貉之厚以居
臭惡不食
醫

長沙府畢永年
長沙府張緝光
湘潭易　鼐
寶慶石秉鈞
邵陽魏仁榮
澧州周傳德
巴陵龍銓甲
巴陵陳　戊
平江葉勁青
武岡李鍾奇
芷江李永瀚
清泉黃　駿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畢永年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兩章　保靖田　疇
子曰以不教民戰兩章　張緝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兩章　長沙府鄒壽熙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兩章　長沙府譚延闓
夏之時　長沙楊毓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瀏陽唐才常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善化汪都良
卷二　四書文　衡陽唐家豐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清泉廖昺文
戒之在鬬　衡州劉煥辰
適齊　衡州丁奎聯
　　耒陽謝鴻儒
　　澧州周傳德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章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一章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郊社之禮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博也
明也
能盡其性
土
郵
市
漁
晉楚之富

唐家豐
清泉譚子榮
澧州周傳德
茶陵譚錫璨
常德易順豫
辰州王修文
辰谿張述先
郴州何盛林
郴州陳爲鎰
沅江李鈞鼐
張緝光
長沙梁賡陶
長沙徐崇立
易鼐
甯鄉李翰基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排淮泗
疏九河
權也
博學而詳說之
梓匠
生之謂性
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
粟米之征

龍陽李致楨
桑植吳德懋
永順張樹森
湘潭王代輿
長沙曹典球
湘陰廖國垣
曹典球
岳州蘇　輿
巴陵龍銓甲
平江王鏡涵
安化梁鏡寰

沅湘通藝錄卷一　四書文

長沙府畢永年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與民更始承新命也蓋民不新國不固新不作氣不揚誦詩讀書我知天命嘗謂帝王殊禮世代殊繼萬物芸芸樊然殺亂矣然而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名者實賓今古通論也倘南面而執民紀解其天機座其天裘卒以爛亂天下而國本日益搖始竊謂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今乃知陳陳相因氣頹於寐爾日新又新盤銘尚矣我羨新猷我揚新治痌瘝者厥維艱哉仁恕則樹德嚴暴則樹怨帝者憫焉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皇初治譜不能取則于今也夫天地奚官萬物奚府黼座自有主持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觀牖衷者咸一朝奮迅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混茫者殊難測哉澤萬世而不仁鎔萬類而不義王者迹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盛世流風是將慰彼黎庶也夫相拂以辭相鎮以聲委巷益多謠諑矣知有用之用而並知無用之用沐聖德者羣拜手颺歌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昔我武王遣封介弟懼夫自見者之不明也自是者之不彰也自伐者之無功也自矜者之不長也於是進康叔而誥之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大啓土宇氣象維新蓋迥非夏忠殷質所得與聞者也汝往作之毋虔劉毋矯誣毋委靡以渙民心毋頹憊以傷民氣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然哉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文王之量恢然如天地之苞萬

物。其於民也。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以故皇風翔洽。協氣旁流。大命集天。乃眷西顧。公劉舊國。竟闢新朝。豈招仁義以撓天下哉。蓋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以類行雜。以一行萬。而聖人知抱式焉。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而庶人無駭政焉。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祚我新乎。莊誦詩言。若合符節矣。則嘗綜而繹之。六經先王之陳迹。仁義先王之蘧廬。毗陰毗陽。法物久虞其汶黯。而貪財取慰。貪權取竭。識者灼知皇古之終湮。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有傳政。議因議革。球圖日見其沈淪。而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愚者亦知中原之不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是故也。豈別求所以新民者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張緝光

本新周之旨以言新。人與天合矣。蓋民新以作人新之。命新於邦天新之。合康誥詩言而三復之。言新周者。其知周之所以新乎。且自言人事者。倡百王差等之言。言天道者。執五德升降之說。三古以降。天下一更新之局矣。蓋上古之世。人事彰而天道晦。史臣紀述半言民。中古之世。人事變而天道奇。文士揄揚侈言命。究之德盛者下被。道積者上章。尼山運啓。揭新周之意以發明之。可知開國之初。人與天兩相契矣。新民之說。徵之湯矣。雖然。新於人者必新於天。以人從天。我周所以代商也。今即書詩而取證焉。尚書本僞撰之文。而泰誓以前。不載網羅中外之術。蓋百昌之氣靜。兵刑無鼓舞之權。帝者之化神。韜鐸絕感孚之迹。迨王籙歷數傳而後。講求政要。始握手而議中原。詩經多刪佚之語。而生民諸什。率皆闡揚祖德之

詞蓋智慮聰明出之高曾而自大陰陽水土授之壇坫而皆靈迨大潢譜數世以還攷驗籙圖乃抗志而爭王運嘗誦書之康誥而知民事之難緩矣氣化海內之奇力平海內之險言王道者斷非權謀詐術所能參況復地啓殷墟遺孽積囂凌之志輔資周室孟侯當弱冠之年向非申王命以飭紀綱則靖亂匡邪奚以絕交瘵之歎故册書載盟府上肅一朝之法制下通百族之性情又誦詩之文王而知天命之有憑矣冠裳制於君父功名制於鬼神啓鴻圖者必非讖語緯書所能惑然梁山策馬舊疆先阻以山河不宦失官故邑不存其湯沐向非廓鴻基以光壇墠則改號易朔亦難名締造之艱故簡册茂聲靈近推列祖之遺規卽遠啓後王之景運民新以作新之而民皆新命新於邦新之而邦仍舊合徵書詩可悟新周古今有貴賤相治之權無理數相違之事起風雨廬中而旁皇之問物候不問人官援宗盟而資夾輔陳符命不陳災異憑故壘而想流風然書詩所言其旨較深也三監兆叛之區內難既平衞寶獨歸小子可知戎衣既戢九鼎已遷回首玉門豈預料有今日哉迨誓師牧野收萬里之山河則文質嬗而瑞運鍾春秋當於新王可以致元公之歌頌矣天下有生殺相成之局無侯王並大之時竭平生智力而經理之藥石不逾一日刑德胥治於風雷飲食先及百年功利並永於彝鼎然書詩所陳其意較遠也七族釐居之地圻封既正沬邦世享殷民可知旄鉞告功舟瑤已渺回思西土豈昔有此規模哉迨合會孟津萃諸侯之玉帛則兵氣消而國祚永新周革夫故宋足以掩勝國之典章矣周之所以新者如此非人與天合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湘潭易　鼐

即姬家以證新民之指。書與詩可互證焉。蓋民之新。根於作命之新。即鏡諸民。康誥周詩。皆可藉爲新民之一證。予壹不解夫一代之人心。叢瑕叢垢。胡然而蓬蓬乎滌其汚也。予壹不解夫一代之天心。顯監顯觀。胡然而駸駸乎荷其休也。孰鼓盪是。孰灌輸是。孰居無事而譏汽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不闢邪。意者其有橐鑰而不得不通邪。洎與之誦穆考誡弟之言。懷昭考承天之意。始濯然而知被濯之有由已。大學之自新盤銘如繪矣。今夫肇天命而棲身萬民之表。自當廓天下而引領維新之象。則新民綦重矣。請爲之借鏡於書與詩。邃古不編經世之文。姚典姒謨。中天始勒爲圭臬。而鼓舞羣倫之氣象。即默默與之以俱傳。然遠觀諸前代。不若近鑒於皇朝。一稽衛叔世家。覺片語可垂萬禩之政要。季葉不廢採風之典。泉寒車偈。衰詠概錄於輶軒。而感通帝載之休和。遂隱隱求之而不得。則下覽夫變風。不若上徵諸大雅。一讀周家本紀。覺婉辭足覘一統之皇圖。民以新而復作之。民既新而命歸之。皆自新之一念。鬱積而彌綸爾。康誥周詩。不皆可引哉。予嘗曠觀乎寓宙盛衰之理。皇王治亂之源。鬱則舊。鬯則新。草鬱而腐。樹鬱而蠹。人鬱而病。國鬱則羣醜肆毒。民鬱則蒼帝恫心。聖人則鬯之以至德。融乎若圓靈之始升。爛燿六合而無所窮。昭乎若春飈之和扇。變化萬物而無所滯。神合夫泰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淵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茫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曠乎蕩乎。中有象乎。遂薊薊乎上通乎帝座。無鬱不鬯也。無舊不新也。民既新。新且作。邦雖舊。命且新。是謂眞民。是謂眞命。名祖春官。法祖秋官。作之以束縛。管氏箸書。

晏氏箸書作之以驩虞。卽欲盪滌穢瑕。竊恐民有不克從新者。誥若曰。新之機綰於民。作之機則仍綰於上也。登轘轅而望淇流。六七族波靡日非。每悵祓除之無自。而忽施以無窮之陶鑄。其孰猶昔窟自安乎。故壁經爲論政之書。卽一言已包樓其大旨。封禪泰山。封禪梁父。命適形其黷。草一符瑞。木一符瑞。命更見其誣。卽欲倖邀眷佑。竊恐邦有難於守舊者。詩若曰。邦之舊筦於人。命之新則又筦於天也。憩豐鎬而瞻喬木。十三公積象既厚。久卜運會之寖昌。而復深以丕顯之訓謨。其誰謂昊蒼不應乎。故葩經爲靈貺之譜。卽兩語已總匯其頌聲。此皆自新以新民也。書之康誥。詩之大雅。蓋與大學相表裏云。

定

寶慶府石秉鈞

以定定學。學定人定矣。夫定者正也。訓詁家嘗言之。大家豈有異說乎。今而後吾得以學定其人。夫人莫元於定之之尙也。其邃初乎。降是牽於學而已。又降是與學爲牽而已。又降是敝於學而已。千古上。千古下。學匪尠人劇益奪。奪於外內也。奪於末胎也。奪於天下國家志也。志之可恃。不足之數。惟自案而覺之。覺遲消磨瘉速。消速覺亦無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正訓定。千萬祀之學人直以是劵矣。然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大居正。或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又曰。就有道而正。所以正定其是非。定之訓正韡哉言乎上矣。然吾子欲正名於衞。所居不合。反魯然後樂正。所謂定禮樂者非與。蓋惟定乃正。惟正然後見爲定耳。嗚呼。天下萬世。其達此指乎。吾子憂之。又嘗爲大學發之。不然。既曰知止。何以必實驗諸定。或曰。定止也。謹求之詩。胡能有定。我戍未定。亂靡有定。定訓止。古訓皆有之。然與茲文

似贅。抑又謂定者。成也。熟也。易之乾坤定矣。禮之羹定。可再三取證。由是更以定作頤。定作錠者。說經家往往詳誌之。總之定之取義不一。而學之旨有歸。藉不訓正。惡乎用吾定。然則定奈何。定其學而已。定其人而已。以學定人。不如以志定學也。志者。氣之帥。氣者。人之根。無氣無志。無志無學。無學無人。嗟乎。天地之大。先聖先賢之絕業。闃爾如長夜以終古。吾益穆然思。覆乎望矣。今夫皇古以降。爲天下萬世定治道者莫如堯。春秋以來。爲天下萬世定學術者。莫如孔子子也。列國周流。所求不副所定。乃删書斷自唐虞。願舉世以不定定之。卓然立中原文學之宗。通德門徒。接茲綦履。儒林魁碩。佩我章弦。斯固古今來人品學術。一大定之秋也。而士有品高儕輩者。清夜問心。百折不改。鷄鳴辨道。一念難差。區區方寸。早有以自立。所謂異端之學。虛無寂滅之得其一偏已耳。性功昧而人事遺也。所謂俗儒之學。記誦詞章者得其緒餘已耳。嗜慾深而天機淺也。以此言定。何定之有。夫定者正也。正也者非他。仁義禮樂立其則。忠孝氣節固其防。倫常日用行習間。雖至不定而有一至定者存。適無人不自得也。學定人定。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靜而后句

邵陽魏仁榮

以審詁靜。杜異端也。蓋靜而不審。老氏之教如此。大學爲救世之書。故於靜徵實效云。昔蒼史製靜字从青。爭聲。注者謂丹青明審也。自後世清靜之風熾。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泊兮其未兆。飂兮若無止。儻儻兮若無所歸。而審之義蕩然無存矣。維世者起誦聖經二百五言。必於靜之一字反復思之者。職是故耳。靜何以由定而能哉。易有之。天地定位。天主動。地主靜也。書有之。以閏月定四時。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

物靜也。雖然。此致靜之由。非已靜之實也。嘗讀伯陽書有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老氏宗指。一靜括焉耳。然靜而能審其學純。靜不能審其禍烈。則靜可鎮天下。亦可毒天下也。可弗辨哉。乃其言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則言靜而寂滅家祖其說矣。又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言靜而虛無家祖其說矣。況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欲率天下以不知。卽率天下以不審。靜之貽害。豈淺尠乎。吾述子言而重思矣。空山內藐爾一儒。而一息精神。皆將綜上下左右之交。而闔闢默參其消息。故以審爲靜之鵠。不必課虛求寂。上溯五千言道德。開末世清淨之宗。環堵中寂然一我。而百靈髣髴。幾畢萃於日用飲食之故。而琴夢如接以形神。故以審爲靜之宗。豈其見性明心。聚訟二三子異同。啓後儒支離之學。烏虖。此吾黨所謂靜。非異學所謂靜也。異學言靜。似靜而易趨於躁也。吾黨言靜。釋躁卽以守其靜也。靜躁之幾。不可不審也。吾用以告天下萬世之讀大學者。

澧州周傳德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可不可示天下。爲道家法家戒也。夫道家不使民由。法家必使民知。二者皆偏也。子故爲天下正之。且自道家皆言清淨。芻狗萬民。使天下瞑瞑蹟蹟而自矜其塵垢。黃農穄秕。堯舜之素。承其流者。遂至萬事廢弛。胥墮壞於冥昧之中。而法家者流。乃一切行以刻薄。強天下所必不能者而操切之。世風遂大敝而不可救。聖人憂之。爰舉二家之流敝。以正告天下。意謂道德託之古帝。觀其絕聖棄智。猶自操天下抱一

之權自後世放誕成風而黃老爲高反目伊周爲俗幾疑倉頡造字釀千萬世焚書阬士之災刑法實祖理官觀其立說著書猶足救清談廢事之禍自後世嬈苛成習而讀書萬卷不如通律數行遂使能吏殺人開千百輩顓門名家之學不使由必使知皆非先王意也蓋使之中有可不可焉循良著州郡雖異類不敢爲災況父老兒童其相親尤摯豈其奉梗頑面目重煩呵譴於使君樞密重平章惟達官始能周悉若鄉村田舍則識字者稀豈能入國史纂修通考列朝之文獻可使由不可使知蓋以其民也豈眞薄爲不屑而不使知哉精一傳心之訓十六字實始道經知執中範民唐虞不外道家之派然而不必強附也謂清虛累聖世畫一何以成賢相之功謂曠達爲高人空談何以悔蒼生之誤不使知並不使由古人所以分謗也王化之隆也夜不閉戶史官知循吏之編法匪如毛父老無煩苛之苦人心簡易由與知各具深衷初不必家戶箴規天下始瞻刑措也夫豈同奸雄詐術矜操縱而隱示不測也哉春秋斷獄之書數十傳奉爲師法知引經定律儒家實開法術之先然而毋庸多事也朝廷之掌故學士且難深悉況在閭閻文例之紛繁戶曹且未周窺矧在鄉曲使之由並使之知刻覈所以鮮終也法制之新也列說繪圖測算窺天文之祕考工興藝製作通造化之奇倫類聰明由與知似可並用而不知格致精蘊小民仍未深諳也夫豈因異學流傳訾吾儒而疑爲用術也哉若夫挾書有禁禍乃及於儒生偶語者刑力欲愚夫黔首則不第儒者之罪人抑亦道家法家之蟊賊也已

毋必

巴陵龍銓甲

戒必藥狂也。蓋子之欲裁狂簡也久矣。而狂之病多出於必。天下事曷非自必壞之耶。惟子毋之諸弟子樂矣。且萬物緣起。其預裁於心者。皆梏心者也。士託儒家邈其才。高言孟行。爭相角勝。靈府分撞。日以破碎。自師其智也。自歧其理也。原心之病汨。天機可作致。而吾學無會通。及其弊也。私立門戶。妄開宗派。雄傑之氣。併力於一偏。思勉上也。次之爲闇。次之爲妄。先事之失。萬事之歧也。惜乎其未窺聖人之心。庸有不思勉者也。子絕有四。首在毋意。惟意倚伏。其乘意而發者。先入者主也。則統觀乎造意之初。試遞推乎未事之始。萬根萌芽。孰茅靡是。百度叢萃。孰雕斲是。滿酬應之量。入之心而茫分賓主。不叢愆於淺得。即受禍於紛更也。故儒者甫讀書。不敢以經濟名世。而並非主清靜之宗。文飾通才。聰明貽誤。祖尙私智。豪傑多疵。駿靜寂之區。矜一解而淆其旨歸。欲逃名於腐迂。轉閉扃於聖域也。故經生重講學。不必在庠序分門。而竊恐以推測爲用若此者。其必之又在於絕乎。以觀夫子。氣定於先幾。涵養之天。又足鎭其紛而靜其變。先圖之則瘁。泛騖之則支。遇之有無之間。大造不言造。化工不言工。即此可成世家之贊。智周於物始。古今之務。又足靈其鑰而謹其緘。不與物焉迎。不與物焉遠。叩之清寂之下。孰遊於至虛。孰根於無象。安用別參太極之書。謂必諱言揣測。則委靡者得所藉口。而錮蔽反爲學校之憂。似也。夫必不持於氣而持於識。倘或傲之焉。勢必逞胸臆而作異同之辨。文章道德。轉敗於一念之急遽。而致之無方也。得子毋必以化之。持血氣之平而神不亂。通事物之變而勢不張。庶退縮者奮而興。明敏者俯而就。文學一派。敎事一派。俱聽諸後日之裁成。絕不容紛馳之見。小子有造。中行此其選矣。謂必故事謹嚴。則淺陋者即

用藏身。而宵小可戢囂張之毒。似也。夫必不輕乎己而重乎人。倘或淺之焉。勢必分途徑而成攻擊之謀。奸宄豪雄。何非此數事之紛歧。而操之太促也。得子毋必以鎮之。沈靜卽以養太學之才。鹵莽毋令喪儒生之志。庶激論不釀於黨禍。褊心不長於平居。名法數家。縱橫數家。尙克與斯道相陶養。不至爲過激之行。吾黨多才。聖道其有豸乎。故曰戒必藥狂也。

毋必　巴陵陳　戊

渾必惡鑿智也。蓋天下有必必。有不必必。惟聖人能必。亦惟聖人毋必。今天下亦何事可必者。法因時變通。事與勢轉移。吾何賓。世役我者吾賓之。吾何主。我宰世者吾主之。時止時行。時動時靜。奚戒乎往。奚期乎會。而小慧家乃欲馳騁碎智。雕斲元精。詡推測爲神奇。矜堅悍爲卓絕。情傲岸而獨立。逐同門而異戶。及其弊也。經濟文章。交受其病。故夫子於毋意之下。復冲然其渾之也。而或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成敗兆也。奇耦數也。自然形也。依違寡斷。遷就滋疑。吾但存必爲之志。後此當無不竟之業。事必吾君。使必吾民。正也非迂。言必信。行必果。直也非矯。一身之必。期之天下。天下之必。抗之古今。功名分內事。博濟意中物。確乎其不可拔也。傲乎其不可回也。而不然者。昏庸者且得以錮蔽自文矣。游移者且得以順施自詡矣。獨是天下事。固非游移昏庸者所可任。而觀其究竟。敗於游移昏庸者少。敗於堅僻自是者多。蓋昏庸游移者多過時。而堅僻自是者必先時。方其縱心孤往。剛愎自私。騁必之才。湯武可薄。侈必之量。宇宙可包。負必之識。不堪流俗。縱必之志。凌轢古今。其繼也讀官禮之書。昔所詡爲必行者。今且釀蒼生之禍。負

詞林之望。昔所矜爲必達者。今且開門戶之憂。又甚者創爲倡狂浮游之說。鄙六經爲必焚。小封建爲必滅。惡學校爲必廢。信如是也。挾其必爲之志。勢不至悍然無忌。專其任而不恤其害也不止。聖人慮天下誤用其必也。晝夜之機。示諸川上。翔集之性。發諸山梁。知命不惑。醫必之病。從心不踰。融必之迹。何思何慮。何冀何倖。何干何求。申申也。夭夭也。恭而安也。蓋吾道如劍。以刀割物卽利。以手迎刃卽傷。故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必有道名。不必有德名。不必有事名。謀於事。斷於理。作於人。成於天而已。奚必。

毋固

平江葉勁青

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夫天地之不固於物。以德圓也。夫子德配天地。其與意必俱絕也亦宜。且天下有三大圓德焉。天圓地圓。而聖人更法天地之圓爲圓耳。天下無執一不通之道。可以孕萬化於無窮。卽無執一不通之人。可以配三才而立極。顧人之不能以圓德窺聖也。天圓之說。猶或信之。地圓之說。則已疑之。至謂聖人亦法其圓。必且驚爲創論。駭爲奇談。而不免疑信參半之概。若是者。盍於魯論毋意毋必之下。而更觀聖人之毋固。今夫聖人配天地而立極者也。天地之圓圓以質。聖人之圓圓以神。宜夫人而知之矣。而不盡然也。古今來道通則圓。道一則固。固之義豈盡非美。日月星辰繫於天而天自若焉。固於氣也。而聖人體之。華嶽河海載於地而地自若焉。固於力也。而聖人體之。氣固則萬緣迫之而不蓄於中。力固則百物攖之而不滯於欲。以此言固。固執如天地者。固執如聖人者。而要非所謂一成不

易事過仍留之固。且夫血氣之固不可有。德性之固不可無也。嗜慾之固不可有。道義之固不可無也。既事而遲回。反覆之固念不可有。臨事而迅奮。堅貞之固志不可無也。天有時不能固其維。而傾而折。而聖人固以扶。地有時不能固其根。而陷而崩。而聖人固以植。是天地方藉聖人之固以爲固。而何可以無固。聖人方合天地之固以爲固。而又何可以無固。且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則更何可以無固。若是其固也道也。其無固也亦道也。道中之固自有。道外之固自無也。吾乃今知夫子之圓德。一天地而已矣。五德之運。成功者退。則陽剛陰柔之際。在天地正不得以自爲統攝者。默滯其盈虛消長之機。而律襲既深。聖人卽以無固合乾坤之撰。往不留。來不拒。易象所以符行健之占也。夫萬物之郭。榮生無端。則春生秋殺之餘。在天地更不能以自設成心者。稍乖其長養亭毒之候。而氣機所動。聖人卽以無固參橐籥之眞。過者化。存者神。同堂所以有無言之欲也。夫故曰。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

狐貉之厚以居

武岡李鍾奇

裘有宜於賓禮者。君子之居可法焉。夫君子居於家。其不能無賓客之事也審矣。居之以狐貉。其亦有當於禮意乎。且天時與人事。本相因而窮者也。天既中以盛寒。人復絀於縫紉。而士大夫戶庭公退。或不獲輕裘厚擁。與二三君子相周旋。非特無以殺寒慄之威。亦竝無以昭溫和之體。則服物缺而禮意亦將缺焉。此君子所深懼也。唯然而夫子之居以狐貉者。可思矣。狐性善疑。貉情嗜睡。苟稱其物以比德。則種類

實非至人所宜。然而獬豸觸邪。曲喻直臣之意。則辨稱名於爾雅。而取材可補裘氏之文。貉生北地。狐產梁州。倘遷其地而弗良。雖輕暖亦非東方之利。然而豳風紀事。集爲公子之裘。則登皮革於攷工。而無斁可繼葛覃之詠。是則君子之居。必以狐貉之厚也宜也。然而非特爲禦寒計也。君子從大夫之後。正不必鰓鰓自薄。矯情以沽流俗之名。嘗見有身位三公。而顯者踵門。竟至短褐不完。故爲儉嗇以相示者。曲阿所至。禮貌亦因而廢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敬嘉賓而重人臣之體也。且非爲章身計也。君子處鄉黨之閒。原不可落落孤高。弇鄙而貽驕蹇之誚。嘗見有尋常儕輩。而一朝盛服。或遂殷勤相接。歎爲容止之可觀者。文貌所昭。禮意卽從而起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尊嘉客而作居室之則也。獨是君子之接賓客。亦以裘而已。而必宜於狐貉者。豈無說哉。羔羊之裘。召南詠之矣。然此所以居朝而非所以居家也。子也杖遊東魯。已非復搢紳執笏之年。而何敢以五絨五紵。閒儗人君之度。舍羔羊而取狐貉。是卽臣子不敢上僭之義也。而斂其毛毳。卽厖涼可殺而卒歲無虞。犬羊之裘。玉藻記之矣。然此第庶人所衣而非君子所衣也。子也籍著君門。已非復鑿井耕田之衆。而何得以不文不褐。下儕黔首之班。棄犬羊而用狐貉。是又士夫不敢自卑之意也。則準以重輕。卽進退有儀而溫文可挹。噫。微類而資人服御。本天地閒奇闢之功能。而集腋可成。穹窒亦贊乎化育。婦人而縫製衣襦。實中饋外勤劬之職業。而絲麻所限。獸產亦補乎人工。子之居以此洵有當於賓禮之意也夫。

臭惡不食

芷江李永瀚

聖人欲養天下之元氣。先於食氣愼其防焉。蓋春秋時元氣日漓。無明王賢伯以養之故耳。臭而惡。孔子所深惡也。不食。殆將以養己之氣者養天下歟。翳周之有天下也。尙臭。臭者。所以交神明而通萬物。故說卦於巽爲臭。謂風動鼓盪天下之氣。而薰蒸於仁義之中。編氓食德飲和。元氣充足。邪氣自不得而干之。彼後世斤斤於奪取天地之氣。矯揉造作以貪奇功。無論終爲天地所忌。物極必反而元氣漸喪。在我將自戕其生。而不可以終日。若此者。聖人早慮之深。防之切矣。不然。饐餲餒敗色惡之不食。盡人能之。於聖人乎何異。卽臭惡不食。盡人能之。又於聖人乎何異。攷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如牛之膏。羊之羶。鳥之鬱。豕之腥。所謂臭惡也。此猶其淺焉者也。然而自聖人觀之。天下滔滔。薰蕕淆亂。春秋夷狄之雜處中原者。凡十八國。嗟夫。獸蹏鳥迹之道。交於中國。羶酪牛酒之氣。浸乎居民。甚至火化日開。飲食爲風俗所不紀。種來外域。蔬果爲方輿所不登。推其害。不至驅一世於茹毛飲血。盡中國而夷狄之不止。聖人憂之。謂饔飧不愼。戾氣卽千天地之和。防範不嚴。口體亦壞士民之習。本身爲教於臭惡者。峻以拒之。觸之於鼻。禁之於口。屏物之氣。養吾之氣。所謂紉芳蘭以爲佩兮。必餐秋菊之落英者乎。然而又非芬芳自愛者。徒以潔身爲貴也。今夫人所共美者爲神奇。人所共惡者爲臭腐。黍稷維馨。久備淸廟明堂之薦。粟菽非寶。偏供閭閻日用之需。歷代聖王以恭儉率天下。不貴珍奇異物之獻。而惟專意於粟菽黍稷者。誠以山海之藏。奇則易敝。田里之產。常則彌堅。敝則必厭。堅則彌尊。此古今之通義也。子之必屏臭惡。非不知寸朽而棄連抱之材。一朝而棄非常之品。君子所不爲。然而荃茅登庭。則蘭蕙減色。榆櫟雜進

則杞梓無顏。氣類之投。不可不辨。杜天下之臭物。而天下之美物來矣。天下盡得美物而養之。元氣日厚。患氣日消。聖人不食之意。豈其微哉。

醫

清泉黃　駿

舉醫以鋤儒者之蠹。爲萬世醫大道之病也。夫天下有大病。惟儒者而彈疽。恆者則爲大道醫。不恆者則爲天下病。且三代上有醫實無醫名。三代下有醫名無醫實。文字不通目病也。言語不達耳蠹也。顛者負顛疥者療疥。天下頹矣。嗚呼。世之人其欲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誰得而進之。而儒者爲戎首。噫。天下如此。其眞爲病乎。病者惟醫者之所能治。吾欲治之。其將爲醫乎。粤稽上古。鴻濛肇闢。水火龍蛇之天下極其變。中古聖人醫以揖讓。謳歌訟獄之天下極其變。下古聖人醫以征誅。大共小球之天下極其變。後世聖人醫以春秋。君子以前。所醫者二百四十載。不過須臾。君子以後。所醫者數百千萬年。並不知大效之何如也。蓋太極爲兩儀之母。生人之所積其魂魄。故君子一動一靜。手足合陰陽之精。天地爲血氣之谷。人世所以分夫死生。故君子一呼一吸。口鼻亦乾坤之氣。若是天下可以無病。天下可以無醫。然而山何爲崩。川何爲竭。日月何爲蝕其容光。此人之所以肝膽楚越者。亦惟是寒暑而偏於一。非和緩不得而治。然彼之所謂醫者。一人之私病。非天下之公病。我之所謂醫者。天下之公病。萬世之良藥也。自東遷以來。爪身之毒。蠭然起矣。上無明天子。下無善方伯。魯不朝周。王不巡狩。京師之田。諸侯易之。列辟專征。天子無討。王朝之命。小國違之。雖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其孰得而醫之。或曰。今日之事。必攻爾盲。

藥爾膏。披爾肝膽。上以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下以開百代帝王風教之祖。俾後之人知前聖人於數百年前。已早居天鈞而賜藥石矣。豈不寥哉。豈不愈哉。故曰。醫者爲萬世醫大道之病。職是故。

此文爲歲試衡州幼童年十二歲之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長沙府畢永年

惟聖知和。統古今而衡論也。蓋和者達道。惟不同和。故公和迺無弊。吾師乎眡君子。今繩端碩者。輒曰巖巖爾。介介爾。鋒稜峭露。遇事堅持爾。然概執是衡君子。君子孤君子且隘。聖知其故。爰揭以鳴衆曰。夫君子之量。恢然如天地苞萬物。不雄成。不蓄士。散羣壤植。殆所謂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者乎。有若中天良佐。有若昭代元功。有若某今契交列邦賢俊。試得總而陳之。陶姚以前湮實錄。蓬圭誰誦百天子之書。唐虞之際萃名臣。躬桓直輯一明廷之瑞。此雖龍蛇濁宙。水火騰區。承太和之洋溢者。允將握璇玉而諒休也。眡夫夔虎勦猷。華蟲贊采。聽五臣之頌。歌八伯之祥。因極景慶昌明。主臣驩洽。而必有吁咈以呈其儆惕。則雍諴之譔。詎遂曰言應如響。意讚如流。蓋君子澄神溫粹以頤躬。雖羣奉以淵沖。而有所不豔。矧婉婀脂韋以售佞也。故元首神聖。而此時之敷陳殿陛。竟戒以傲虐慢遊。同寅協恭。而明謨之訓迪。僚工誕弼以浚明亮采。至昌言銘佩。賡載以勵者。亟拜之曰。俞。是寓堅彊於燮友者爾。毓一人開一代。上帝原不存聽民陷溺之心。合同志與同朝。元臣必無有與時俯仰之臆。此雖秉旄闡義。流火侈符。頌新朝之翔治者。又將憶兕烏而示眡也。自夫瓚釐於廟。爵錫於朝。慶八百國之歸心。封十五人之同姓。豈不風雲曠

代。師濟興邦。而必於管蔡一嚴其典憲。則融煦之暉而異於霜露宣威。山川呈媚。蓋君子怡志肅雝以明道。雖驟譽以寬泰而有所不居。況鑾篠戚施以測世也。故允智非有競心。而讀史至叩馬幾兵。恍見當年之義士。且奭本無異隙。而紀事至留公作誥。如宣夾輔之深衷。迨孺王幼沖祝頌以冠者。誕承之曰諾。尤覺順恭而嚴毅者爾。無撥亂之偉才。在擒謙亦足爲明哲保身之道。有捄時之良相。惟明決庶不爲浮囂衆論所移。此雖藩服僭權。天王守府。獲數賢以襄贊者。是將持珠冕而濟靈也。緊夫秉筆所關。驅車所契。有齊嬰鄭僑以聯昆季。有晉肸衞瑗以結主賓。斯皆善氣迎人。和光隱世。而每於動息得驗其剛明。則溫讓之昭。原非以違道取容。恣情干譽。蓋君子堅體方嚴以爲植。雖彌誚以抗厲而有所不辭。豈遷就苟營以牟利也。故可去則決去。不必以清白之躬。妄簒名於逐君之奸黨。可留則姑留。亦勿以華昌之裔。遽輕試於無忌之梟雄。至毀廟分歧。日中而事者胥應之曰然。此誠雍容而果斷者爾。若小人則反是矣。天下安得盡君子而與之言和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保靖田　疇

治兵得人。無棄師矣。夫孔子豈輕言兵者。特以春秋之兵變。至斯已極。故欲得善人以挽回之耳。不然。斯世其有棄民乎。嘗觀春秋之百四十年間。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者屢矣。求其生聚教誨。步伐止齊。無愧於司馬諸法不數數覯。而一二輕民者。又復欲以新集之兵。徼倖於一時。幸而獲勝。宗社之福。不幸而辱國喪師。身及於戮。奚以培國本而重民命。嗟乎。春秋以降。所以無仁義之師也。謂夫古者寓兵於農。而卒

旅師徒皆取之都邑邱甸。使之無事則安於畎畝。有事則效夫馳驅。凡軍實文章等威貴賤之屬莫不講求於蒐苗獮狩之餘者。欲以鼓一世之材力也。先王養士於學。舉睦婣任卹皆訓之膠序黨庠。使之平日則念切尊親。臨變則義安社稷。凡干戈羽籥射御車甲之能。無不考校於詩書禮樂之會者。欲以靖百族之心思也。若此者以之卽戎。有不難者。乃今者越誇生聚。惟圖朝夕之謀。晉假信忠。徒形驩虞之小。至於吳楚更覺暴戾。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鶴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還問其民有忠信以爲甲冑者乎。無有也。有禮義以爲干櫓者乎。無有也。如此而欲效軀疆埸。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吾恐棄甲之歌。必有見笑於敵人者。嗟乎。時至春秋。兵禍亟矣。安所得善人者。而相與共維春秋之局也。吾因之有感矣。國家當兵戈擾攘之秋。安所得食德飲和。與吾民相安於耕牧。但使操練有術。平日相信以心。則雖彊敵當前。無難結衆志以靖兵戈之氣。乃不謂權奸當國。凡餉糈之可以飽谿壑者。俱一概侵蝕。而兵制爲之一空。及一旦海氛不靖。或召募以爲退敵之謀。夫以素昔不習軍旅之人。一朝而置諸死亡之地。是以民命爲魚肉。而姑借以餌敵也。豈聖人教育斯民之初意哉。邊塞當彊鄰壓境之會。安所得閉關清野。與蠻夷相限以方隅。不謂爭奪無厭。平時所守之地。早以爲敵所據。幾欲俘士女以慶彼國之功。向使有老臣經營。凡沿海之可以通聲援者。俱概置精兵而營制爲之一整。將一旦海波不揚。爾軍民豈忘公忠之策。夫以軍民共相推許之士。一朝而建安攘之勳。

是蓋忠義相激發。而民志亦樂於奔命也。惟彼樂蒼尙其□佑乎斯民哉。此孔子所以望善人而不置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張緝光

戰以恥勝。強兵者宜肅官防焉。夫民之棄於戰者。無所恥耳。上棄其民。民棄其恥。爲邦者可不知無教之恥哉。昔軒轅氏以兵教天下。而鼓勇勵恥之說。兵家者流祖述之。固有以固民心勵士節矣。降及後世。賦車之數。掌於夏官。行陣之法。求諸司馬。而一時膺牧民之責者。率皆尸位素餐。不能稍作忠憤之氣。無怪乎三代下之失天下以兵也。雖然。立國有大法。民治以心。持國有大維。上爲之準。知此道者。惟有求之於恥耳。何則。皇古以前之士庶。錯落於龍蛇鳥獸之間。迨王籙既歷數傳。而狡悍難馴。因以征誅啓窮兵之漸。然涵養深於平日。士有雄心。忠勇奮於臨時。軍無叛將。而官民相繫屬。均不屑以委隨之意態。恧然自外於生成。東遷以後之中原。糜爛於水火凶荒之外。迨雄傑稱爲霸主。而驩虞小補。爭以弭兵爲藉口之端。然伴食盈朝。奚以責羣情之離貳。貪汙塞路。無由知士氣之盛衰。而上下相感通。均樂得以苟且之私心。靡然自安於旦夕。甚矣民之不可無恥也。無恥安可言戰哉。世之好戰者。或言權謀。或言形勢。或言陰陽言技巧。雖或取勝一時。而將驕卒怨。敗亡相踵矣。甚至草澤伺朝廷之勤惰。夷狄窺中國之安危。乘閒抵隙。往往有之。一旦事發。募烏合以應之。以避敵爲智。以敢戰爲愚。未集先離。未成先叛。禁勿止矣。上失其道。民喪其心。君不能有其臣。臣不能有其民。其故出於天下之無教。實出於天下之無恥也。民無恥。棄於戰。臣無恥。棄於穀。又何怪乎有道之邦。不駸駸而入無道耶。觀夫子之示憲以恥。可知棄民之故矣。覽

數十家韜略之書。戰守攻圍。無非水陸利便之說。然開關延敵。司牧者不以逃竄爲羞。削簡迎降。守土者不以俘囚爲辱。則恥心之澌滅久矣。夫無功食祿。本敗事之庸臣。倖位盈廷。釀非常之奸慝。嘗見有海隅安輯。貪功者忽議開邊。迨禍啓無窮。而自勒陳書。又概然諉於時數。恥之亡。戰之蘖也。而衆志難孚。無容談司馬之法。官方已濫。奚事闡握奇之經。讀七二代纂修之史。與亡成敗。無非民生消長之機。然運值陵夷。百族歌思而不去。時逢鼎革。義夫窮餓而猶甘。則恥心之固結深矣。夫士盜虛聲。干謁思邀。夫厚祿朝皆倖進。言行難責於名臣。嘗見有邊徼驛騷。畏事者爭言割地。迨兵連不解。而聲言引退。又皇然惜其身家。恥之沒。戰之殃也。而人情思變。舟師水戰無所施。吏治未淸。尺籍伍符奚所補。吁。以徒知有穀之人而治民。以不教之民而使戰。無怪乎天下之相率於無恥也。記者以子之慨戰與言恥類記。有旨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鄒壽熙

棄民者辱國。因問恥以發其恥焉。夫至不教而戰。壞有道而無道也。然徒穀之恥則等焉。不正其罪於國律。幸發其恥於聖門。嘗論兵家大勢。知理然後可以議戰。知勢然後可以決戰。知節然後可以勁戰。誠以臣食其祿。失律之恥。與無才而負聖明者其罪同。乃及春秋黷武。開古今之變局。而素餐者祇僥倖於一用。思希寵而上功。三代之王氣以此終。戰國之餘燄以此烈。幸聖與賢一啓其天良之愧。而人心庶存於吾黨。世運其有豸乎。今夫朝廷必養廉恥而後有事功。苟無陽託戀闕之心。以陰懷貪位之計。則反無道爲有道。吏廣其教。民親其君。卽不得已而出於戰。何不可者。而奈何驅不教之民而試之戰哉。夫常勝之

家。必以己之所長而攻敵之所短。乃顯以未習者臨之。倉卒之際。六軍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五夜思生於肘腋。耳不絕鼙鼓悲聲。目不絕瘡痍苦狀。猶忍戀情於名位。謂持重以圖再舉。而國脈已損而不可爲。凡大閱之後。必使兵無虛費而後將可用兵。乃徒於有事時迫之。禁軍在外。邊方受害而不敢言。藩鎭調徵。強悍已成而不可禁。事不免形圖消弱。國不免浮寄孤懸。猶復坐享其鼎鐘。執退縮以責羣材。而元氣已傷而不可振。其不教也。是徒穀也。其棄民而忍辱也。是蔑恥也。巖廊聞釁悔之開。兵機日形於眉睫。關河險阻。敵人隱伺之矣。以彼召募新集之兵。其氣必無敵愾。而又以貪位持祿者督率之。名與義旅。實飽欲谿也。夫兵莫危於攻。尤莫難於守。屯聚則無以應救。分遣則無以堅持。退縮之情。大都訓練之未盡耳。況夸敵惑君。聞聲亂轍。軍糈支絀。士卒譁然。攝其後者。遂不免膏血山川之痛。迨後賢戰場弔古。慨然於膏粱之美。空享庸才。閭里警烽煙之報。望風已慄於齒牙。車甲干戈。烝黎早避之矣。以彼親上事長之忱。其事未經講習。而又以尸居倖功者主將之。動與法違。氣因心餒也。夫陣莫難於動。尤莫難於靜。兵久則其力必屈。人愁則其變必生。叛離之起。罔非大義之未明耳。況進斃敵鋒。退罹國法。邊陲震動。國本搖焉。隸其下者。遂不免骨肉天涯之感。迨史官戰例成書。喟然於氣節之頹。增羞簡牘。則無道之徒穀。不與有道同恥哉。幸子因憲問以發其恥。世道庶可挽歟。夫匹夫而家食終身。雖巢許清風。何益重華之宇宙。盛世尙無建白。無道奚論也。而又非值險難之交。軍士紛離。解組卽作歸田之賦。但身家念切而社稷罔聞。倘因夫子一言。卽以補座右之銘焉。則萬世之福也。抑叔世而田園怡老。雖溺沮高蹈。何裨久亂之春秋。

衰朝莫切維持有道何開也而又非逞車賦之用治兵失正喜事以解尸位之嘲然謹曲相高而功名未立得因原思一問卽以作官箴之肅焉則吾黨之力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譚延闓

教兵以知恥自強之要圖也夫教者兵之櫽圖恥者戰之妙略穀則無恥自強者其愼諸粵旅賁利趾電起淩江拔岫之臣餐錢奉稍雲臻儋爵懷紱之士固將範熊彪以繩矩釣豪奇以祿餌俾之麋顱鼉於原隰耳乃至時會屯詖風雷相襲聞吹虀而鳥逝聆摐金而魚迸忘吞糈食俸之爲無冒險排危之念豈林總之瞀閉蓋繩石之迷罔誠能於調夷之世浴以紽絨雕厲之辰飾其簠簋渠不足以撫機電征發謇蹇斷剸此纖隸威振遐域者歟昔夫子於教民論恥及之矣舉羣氓之軀骨以屬長官豈意虛賦麋租坐視其恇怯卒率然勢昧而投鞍匯甲幾幅元壤之輿奉夥委而行嬋嬈所以愴悢於將才也積吏治之苟且而成殺運無論連旂稱角半激於貪頑卽祓袗載澄而嬈衣模棱已隳圓首之志丁屯沴而幸昌逸所以忉悵於庸吏也皇矣在昔寓兵於農兵卽農也農卽士也旣稼且讀亦耒而戈無道則馳騖彊埸有道則含茹仁化飲其水食其毛則竭心以戴之踐其朝被其爵則殉身以效之罔非民卽罔不穀亦罔不教也乃涵油之化不率脂韋之誚徒蒙至於舉而棄諸草野恥孰甚焉夫子之言原憲之問誠自強之要哉且夫忠謇茂策詔糈原以代耕冒鏑吮癰奉錢亦以錫賚堂飡田秩朝廷略廣其典卽漸成利跂之途以至鳳左麟右求粟不僅於圭租橫槊建毒征魚遍及於斷卒鬻爵之帛瞵瑀乎奚囊利器之泉充軼於私橐

穀之不已。遑論乎恥。兵之不足。遑問於教。設能剖其淫翳。陟此鴻蹟。醲化懿綱。郁乎決弦絕水之治。循繩放準。矯夫條修葉貫之風。庶幾張帝紘而恢皇緒。清都馨德化之聲流。振皇極以奮宸威。水宇戴埏壚之冶鑄。又何論乎靈威協而方軒邁扈。翔治洽而比舜淩嬀者乎。且夫筆門圭竇。井田罷而民無衣食之源。茹苦含辛。鐵衣單而家俟組紃之寄。旌能勸勞。朝廷稍溥其恩。遂大啓貪婪之路。至於廁行列於練材。而衡雉無力。濫衣衿於博士。而大象不知。滿錢滿用。莫阻槍金潼鼓之崩。摩故摩新。不同灌輸斟酌之習。教之不立。恥之不興。戰之不能。穀之徒麋。設令汰其侈妄。掇其英俊。器成卒選。諧習於洴辟之方。交物因宜。陶蒸乎薈茂之力。庶幾祥威爛於九寓。奮飄風倏電之奇。郅化覃於八埏。起聚緯分蛇之士。又何論乎軼轍迹而崇駕九縣。孕珍奇而侔訾四維者乎。由是戾天接地而皇威通。沐日浴月而懿澤同。履霜戴露而帝載宏。自強之圖。俟其禕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長沙楊毓麟

穆神繹以撫歸運。而功名繼矣。夫德偃仁育。言從勇畜。夸者倍譎而貿人道之患。德人從容以攝陰陽之權。期運百世。可默劵乎。自文質三嬗斁於末會。而材武雄傑以智力承乏。×迹阡陌。俯踞大寶。於是矯悍者謂神州九鼎可以力爭。挾其鉗鍵衆議之辯。雕鑿萬物之器。盪海移嶽。鞭笞八極。乃或承其一蹶不振

之敝。後起而據勢勝。以謂前事未工。百變其技。以震慄吾民。惑亂耳目。惜乎世無秉馭道德之主。因勢而統一之。然而橐籥云啓。神策天授。命世之君。不階尺土。其事殆不百年耳。蓋觀於道德陸沈。機接勢構。固亦羣言簧鼓。衆力攫搏之局也。步驟之途宇裂。百王之末神歇。利趣嗜逐。所由顚倒羣倫者。非緒使物絃則雄跂雌伏也。於是曲學之家效儒。檢括之家效墨。鉤距之家效法。椎拍輓斷之家效形名。奇贏之家效商。種樹之家效產。技巧之家效材。形勢之家效地。閉距之家效說。金石之家效化。百竅一吷。噓枯煦沬。羣千百族。則且合之以橫噬之權。督之以神武之算。縣金次簿以申令。尺籍伍符以悉卒。選械任革以練器。通塗縮地以赴應。膏血芒刃以明得意。諸侯散從以納質。危宇乞庇。強鄰奪權。弱侯讋氣。然而力征經營。國削身廢。已事明矣。愚亂不懲。越海陸之大防。而生心鄙遠。揣摩之說繁。孱微之禍劇。自有深識遠覽貫弗九州之變。究觀其極。卑士之論。胡以亂治。霸世之孫。胡以絕姓。橫議放恣何以毒。華說驚聲何以醜。遂哉渺乎。是將爲眞主驅除者乎。今夫披艱掃穢之主。其生生似天。其存存似神。其辯辯似覺。其亡亡似殺。其威威似武。運規中德。知言中言。撫世中仁。制義中勇。陶鑄羣品之器。指撝平世之功。範圍元化之道。或驟而應。或久而後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於是寬博之生失智。慘刻之官失律。繳繞之學失名。心計之籌失數。辟任之才失積。奇淫之工失巧。權謀之臣失兵。縱橫之士失談。冶煉之師失術。衆能不雄。歸府天工。故夫發揮聰明。弛張宇縣者。必將舉首焉。時若禹稷。時若臯羿。興替萬方。以二軌爲大同。吾子經綸春秋先王之業。乃以七篝進黜夷夏。立親周故宋新王之教。爲後之君子立制微言緒正。又奚言乎。彼南宮

子以恤志立教。亦將有爲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瀏陽唐才常

口口去私。爲後世鍊俊材也。蓋爲己公。爲人私。明乎公私之界。使材不由茲鍊乎。嘗謂世無古今。學術衰。人才僞。風會亦因之不振。吾儒以衣冠之族。神明之胄。主持世教。不強其學於一己以求實際。烏能羣其學於天下以濟時艱。甚至顯盜名稱。隱叢咎戾。薰其氣者俱相習爲虛憍。處則好大言。出則辱君命。而險象遂受之生靈。君子愀然有復古之思焉。古者閭閻富厚。風俗敦龐。四民各勤其職業以翼皇猷。而一切塗飾矜張之習。一砭以實事求是之躬。不覺爽然其自失。所以周官扃富強祕策。無人不課以專門。古者庠序盈門。風教齊一。修士各束其身心以楨王國。而一切營求佀俔之謀。一規以明德新民之事。不覺恧然其自慚。所以大學胚格致奇功。要恉惟歸諸至善。無他。所求在己。則方寡其過而不暇。何暇馳心於外乎。先王以謂推十合一之謂士。參天兩地而立人。使人人砥礪其學。金璧其躬以濟國家之急。則或修袞職。或策皇輶。初無俟千世希名。自有登庸之會。奈何東周而降。學校頓衰。賢如顓孫。尚煩夫子尤悔之勗。此古學既湮。靈臺多滓。爲己爲人之所以慨然太息也。幸也。友吾子者。有伯玉其人。處膴仕之場。闇然自修。時如芒刺。其使遂窺其隱而以慰我夫子。是其使亦爲己寡過中人也。故魯論特附於爲己之恉。以鵠萬世云。俗學之遷流而不可返也。經史詞章。祇弋取功名之具。而問其何以有濟於世。何以無垢於心。則

私室旁皇殊滋內疚然上以是求者下以是應無怪其草木箋疏而外遠不識五方之風氣近未諳一國之興衰至於奇險環生欲求一通變之人材而不可得而尙靦然以古學自命試入其夸大之胸襟而勘之吾未見其瑕疵淨盡也是故學術不分門課實人才無收效之期人才非淬厲得來學術亦荒唐之具縱使當路中偶有爲已名賢相爲契合其如此靡靡者何哉人心之私潰而靡所底也官民上下祇階梯虛僞之場而問其何以匿短而售長何以空文而誤國則神明瑕穢應覺赧顏然始既相習者久且相忘無怪其儒林胠篋以來左右肯市以甘言友朋莫箴其伏慝至於隱憂所蘖欲求一省譬之片刻而無其時而尙羣然以古學相推試乘其平旦之氣機而惺之吾未見其芒芠自安也是故學術不懍圭璋人才無麕新之會人才不嚴衾影學術亦欺世之媒而況執政中幷無寡尤撲士稍振頹風其若此滔滔者何哉

夏之時

善化汪都良

紀時用夏正春秋之考正朔也夫夏以建寅爲正卽春秋之三月稱王也以夏時示回非所以考正朔歟且春秋託王於魯因有黜杞之例觀其貶杞公而稱伯夏禮信無徵矣不知三微疊爲正統蒐苗獮狩必以人統爲宜所謂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者正吾修春秋之旨也小正一書禮家世守之亦於丑紐子孳而外致意寅賓之說也可回問爲邦吾則不得有爲於邦國退而修春秋者也每惜麟經道微游夏莫贊回也其殆庶幾乎自昔經邦考時爲首所行何若因得而言嘗考天有三統謂之三微之月明王者當

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爲天正。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爲地正。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爲人正。君子欲行王道。務明天時。我觀夏道。當取法已。顧王者易姓始改朔。魯侯也。敢從夏。不知文武亦兼用夏正。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曰正月始和。則非建子可知。信我周改正授時。猶自夏馬。讀周書周月解。慨然思太史遺書。塵埋榛莽。頌朔之典久虛。而宗國日官。亦無從衍其緒也。且春秋之紀時正可言矣。于郜于河陽冬言狩。以夏十月易周十二月也。于郎春言狩。以夏十一月易周正月也。他如獲麟春言狩。去周正而用夏時。不加正月者。又譏文之變例。蓋調元贊化。人紀貫乎三才。布德宣和。木氣先乎四序。證以杞用夏正。晉亦間用夏正。將愆陽消以大雲。伏陰懍乎震電。而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政令悉視乎此矣。此春秋謹始之意。亦即從夏之忠也。考羲仲和仲之有命。人時敬授。後王豈得妄更。然五紀載禹疇。洪範且訂爲周書。則三正在因時。先聖已如預見。夫春秋垂五始。無王無正無即位。只寓褒譏。亦觀夫書朔不書晦。以及去冬與去夏。猶是文家之微意。則秉從周朔。立憲自守舊章也。況夫官之離次可憂。侯克徂征。猶援政典以懲廢職。則繫月紀年之下。能無追舊服而修安邑之傳。觀商頌魯頌之後周。昭代居先。祖制豈能謬改。然讀詩至七月豳風。且不皆周正。則三統之遞嬗。元公已有明徵。夫春秋設三科。紀月紀日紀首時。非無變例。一觀夫察天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顯存改制之微權。信用郊取上辛。三王一用夏正也。況原隰之疆理有安。迹傳禹甸。猶因農事以

應天心。則貞元會合之餘。能無溯先型而考姒王之典。噫。後世競傳祖禹。因天算而立表測景。夏觀在大。藉口原多。春秋只取用中。更抑杞而故宋新周。夏數得天。權衡允當。冕法周。樂取虞。祖述憲章之旨。不愈明哉。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衡陽唐家豐

諫職久曠。隱於朝者也。夫人臣不計言之行。但計時之當。時矣而不言。隱其情實隱其身也。君子曰過矣。古者諫無專職。左史紀動。右史紀言。工誦箴。矇詩詩。公卿比諫。士人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故能致君於堯舜。納民於仁壽。迨其季也。君飾非。臣媮合。上情無由下逮。下精末由上聞。爰設諫院。立言官。冀其朝夕訥誨以輔我后。乃復默默窺寵迹。鄰畏忌於匪言。容容持祿事。無焚草之密議。及夫朝廷解弛。國是潰敗。始出一言以謝天下。吁晚矣。弗可及矣。夫人臣豈樂值可言時哉。若夫紀綱壞而彝倫斁。土木興而繇役繁。此君心怠荒之秋也。父子亡而夫婦散。人與怨而家爲仇。此百姓怨咨之時也。夷狄猖獗於海外。苗蠻窺伺於境內。此兵戈連年之禍也。於斯時也。海內鼎沸。人情騷然。伴食之相。畏條便宜。鉛槧之儒。諱譚時世。天下之人。莫不憤心悲腸。馨香以祝諫官。而諫官方且饜粕而出。望旃而入。莫肯上論唐虞之盛。下陳殷周之失。攷仁聖之風。明理亂之道。卽間有封事以上。敷衽以陳。吐一議無非昇平之語。陳一表罔非循例之言。豈主聽之不聰耶。抑讒諂之蔽明耶。胡爲問其官則曰諫大夫。問其職則曰我不知也。噫。食其祿而不忠其事。共其休而不同其戚。陰陽珍害。天戒不悟。盜賊煩滋。人禍不悔。得失莫聞。本乎言事

之無良。上下情閡。初非諫官之美福、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且吾聞之。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以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眞宰上訴。天心將動。夫君天也。天可感君亦可感。天可格君更可格。故人臣之事君也。心君起居。臣也其監史之。心君出入。臣也其輿僕之。心君飲食。臣也其匕鬯之。悵風雨之漂搖。音嘵嘵其未已。於是言天心則本之易。言國政則本之詩。言帝王則本之書。言制度則本之禮。言一統則本之春秋。如是則美聲廣譽。登而上聞。福履共輳而社稷安矣。故吾歷覽史牘事迹彪炳者。上之則橫議雲臺之上。切詞宣室之中。使中外共德。天子改觀。次之則心剖而不悔事激。尸諫而不嫌其褻。使身雖死而名彰。事未遂而志申。下之則挂冠而逃。而不加君以拒諫之過。潔身以去。而不重君以戮賢之名。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爲。非隱忍偷生者所得同年而語矣。而奈何不言也。嗟嗟。吾也口誅筆伐。不顧天下之知我罪我。故書月書時。無非維世之體例。倘律以在朝在官在庫。恐貽喋喋之譏。然以私門而干著述之事。用心當共諒矣。而人則委玉揭金。生致天下於板蕩民勞。而召康家父。久無嗣響之詩歌。遂至有一問而二而三。但聞唯唯之應。惟假朝廷爲藏身之地。其計亦太左矣。而第思士當居平。讀析檻引裾之傳。而肅然。鑒緘默覆餗之事。而泫然。感三諫不聽號泣以隨之義。而奮然。覽歷代容悅偷安。苟延旦夕之諸奸。而憤然。一旦事變及身。緘口卷舌。嗟乎。廊廟其身。而江湖其心。是故君子不謂之忍。而謂之隱。謂其隱其身於爵祿。隱其辱於家國。自古國事之壞。皆隱釀之也。吁。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清泉廖昺文

以觀色懲其弊。禮教也。夫觀色不外存誠。存誠卽以寡過。而妄言者窮其弊於瞽。孔子殆以佚禮爲教哉。蓋嘗訂佚禮矣。至文王官人一篇。四曰觀色。凡以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所謂方與之言以觀其志者也。而昧其旨者。未能正靜待命。從事考志視中之屬。其始亦欲度察情僞。絕惡未萌。迄情急妄生。遂有行不必思言。言不必伺意。自陷於懵懵之爲者。則未知存誠所以生明。見幾始以寡過也。此其意非精於禮者難言之已。何則。風雅本溫柔之語。而輕浮者失其指歸。春秋有曲諱之文。而緘默者援爲口實。躁也隱也。皆過之叢也。而欲矯瞽之弊者。可不卽禮言繹之哉。周官以司徒爲教。而眡瞭一職。和平足以證儒修。況形色論於入官。修容言於踐阼。尤貴乎凝神靜志。守此勿勿以終身。故啓羞繇侈口之談。而深沈宜裕。揣度宜精。此詣豈等於粗疏之學。曲禮以毋儳誨人。而儒行諸篇。粉飾非可徵實學。故承問詳於立事。能靜見於制言。原以警旁辟曲邪。進以皇皇之惟敬。知靜察乃儒家之奧。而隱微莫占。儀容莫覩。其弊實中於億逆之私。然則欲祛瞽之弊。莫若觀色。色不觀不可以存誠。誠不存不可以泯過。禮不學不可以存誠。觀夫禮曰喜色油然以生。色不喜言何有也。曰怒色拂然以侮。色方怒言何從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觀其色而言不虛。幾於誠矣。言有當而見不瞽。可無過矣。西相印證。略無異同。謂爲禮教。奚不可者。其在於上未見者。當以言自謹矣。乃縱橫談辯之才。藐玩豪貴。則抵掌華屋。建策論以議當朝。有時逐客懸書。而草野沈淪。猶

以數語護當年之短。恣己意而言日棄者。時事之憂也。惟以禮示之。審愼而知所發。沈靜而不敢爭。則貳過懲於文子。問自必窺意旨。於公卿僚佐而愆立除也。況帝德王言。所云滌濯身心。無在非日新之警。復何敢雄詞自逞。使吾身貽文苑之羞哉。其在於下言者。當以顏色爲歸矣。乃材辯詞章之學。吐棄儒賢。則講道名山。挾宗派以攄獨斷。甚至門牆見棄。而知交忠告。猶以萬言修辨駁之書。倍師承而言益非者。學術之累也。惟以禮訓之。探取以觀其情。考覈以察其意。則惡言戒於本孝篇。自能承色笑於長者先生而愆卽化也。況天圓小正。測其陰陽消息。無在非滿假之箴。何容以妄說自雄。使後世屏儒林之列哉。吾故曰以觀色懲其弊。禮教也。

沅湘通藝錄卷二 四書文

衡州劉煥辰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以躁警士杜僞妄也夫未及而言妄已僞已綜言之躁也烏可已上古之世無辭章僞妄者茁互以智慧相抗縱文字爲撐支究之于身霄淵之冰火之于世白紫之濁雜之于物糅粃之紛飭之非是之眞也迂之賢也否之絜也汙之吁不可捄也未嘗不痛恨耳乃者陳策數千副抒聞幾萬編磨平生之精竭百日之力希圖苟前倖進其始也以媚誘之以諛箝之其繼也以蹙迫之以逼臨之其既也則和阿之標榜之其不也則訾之毀之甚則賊盜之再甚則蓄之欲滌茲弊戛戛難已曠閱千祀綜歷百傳一躁已於是兼獨者襲兼獨之脆簿以立說擅戰耕者襲戰耕之脆簿以立說擅性學者襲性學之脆簿以立說擅名政者襲名政之脆簿以立說擅無寂者襲無寂之脆簿以立說以暨說天說地說人說器亦莫不襲之脆簿以立說焉幷亟欲售其說焉卽售已則黯然魂銷漠然神撓已今日之政教亦如昔日之學問已矣國強得乎環地之運乎曰淸其原而已縮其流而已淸原何上而已上眞而已上眞則下眞已下眞則無不眞已無不眞則天下無雄國矣無雄國則坦已坦則可修已故躁烏可不去也聖人以躁警士杜僞妄也

此作雖不純而出諸童子之筆喜其能讀古人書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衡州丁奎聯

聖人主靜之學。反言躁以明之焉。夫躁無形存於心。言有形出於口。主以靜則泯矣。未及者其靜時乎。嘗讀心經之說曰。無驗爲妄。心術之篇曰。趮者不靜。前人其有憂患乎。夫言起於虛而徵於實者也。後世失主靜之學。搖其根闢其門。去其所存昧其所因。而不能自持其神。不知言之訓宣。宣彼此之至意。及之釋與。與問難而後通。而當肅容斂志。正德飾形。不待鐘叩而鳴。幾如塵飄而起也。其亦內疚之集於躬耶。乃世有爲之說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之潛也誰能測之。任意而意。游志而志。言之動也安可制之。太虛無形。其聚其散。變化之客也。至人無物。有識有知。性交之客也。物尙無眞。何況於識。識尙非眞。何況於情。豈我之初心受制於物。我之本情受累於形乎。夫天地雖大。能役有心。不能役無心。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蓋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言應之。孰知其言也。孰察其未及也。夫何有躁爲。而吾言主靜之學則非矣。心必有所附麗。故言之釋從。導其機若流水。言之釋問。啓其根於慧萌。乃至閉其門塞其誠。是萬象之藏於太極者。若無翌而飛揚於萬里。無根而固結於千秋。君子方自存靜鎭之學。心既有所制攝。則躁之通趮。誰蹙其揵倪。躁之叚譟。疇鼓其橐籥。是其擾爾靈攖爾志。而一息之自失天君者。若棲鴻偕勁風以凌虛。潛鱗俟慶雲以騰竦。君子反難察發難之由。獨是爲妄誕之辭。謂非躁於健敏辯給之詭隨者。以爲德盛不與物競。形迹何存。文博不以理拘。交途匪隘耳。而於內揵外韈之守。已遷延矣。夫聖人言之有物。非嘘嘘者莫能通。而要必照吾神。乃以言接其神。達吾意。始以心傳其意。迨至絕浮慕之飾。而支離簡易渾默彌綸者。始所謂遠必有驗於近。微必有驗於著乎。獨是守寂靜之學。則不躁於

陰陽氣數之往來者。不過杜內固外。思抱蜀於至人。忘形求情。保眞宰於逸士耳。而於待人接物之道。幾蕩滌矣。若聖人得解之言。雖浩浩乎莫能禦。然其初不以心受萬物之累。不以言受萬物之權。迨至發爲警戒之辭。而五識並馳三氣未固者。其亦若白日以照之。江湖以滌之乎。而非然者。又當以言進。

戒之在鬬

耒陽謝鴻儒

至鬬不鬬。懷聖戒焉。夫彼以鬬絀。此以鬬贏。其傷滋多矣。君子惺之。聞之士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夫士非不爭高也。爭則危而不安矣。水非不爭先也。爭則遲而不疾矣。人載水士以生。或未能含水士以德。縱焉橫焉。囂囂焉炎炎焉。以爲吾實吾腹而心且不必虛也。吾彊吾骨而志且不必弱也。卒之大怒破陰。大激破質。衆惡繁多。禍相隨續。投乎蠭蠆之場。入乎憂患之域。則可憫孰甚也。是故戒色之後。又有壯年之關健焉。今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而於是鬬之端起焉。魚沈於淵。魚未嘗與釣者鬬也。而釣者垂焉。獸藏於山。獸未嘗與獵者鬬也。而獵者垂焉。是故霸家者流。有以疆宇相鬬者矣。名家者流。有以勳業相鬬者矣。儒家者流。有以文字相鬬者矣。謀家者流。有以智術相鬬者矣。工家者流。有以奇巧相鬬者矣。農家者流。有以物質相鬬者矣。弱與弱鬬而弱亦與彊者鬬。小與小鬬而小亦與大者鬬。寡與寡鬬而寡亦與衆者鬬。愚與愚鬬而愚亦與智者鬬。其鬬之而不敗者。君子曰釁端開。其鬬之而或北者。君子曰災害至。蓋嘗論之。鬬功者未有不中也。鬬力者未有不挫也。鬬智者未有不賣也。鬬名者未有不窮也。木盛而折矣。兵強而滅矣。勢在則然也。革固而裂矣。齒堅而敝

矣。理在則然也。古之時有鬬者焉。其工之力能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沈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此鬬之一說也。古之時有不鬬者焉。舜耕於歷山以肥饒相讓。而田者皆墝埆處焉。釣於河濱以曲隈深潭相讓。而漁者皆湍瀨處焉。此又不鬬之一說也。由此觀之。事在後不在先。功在逸不在勞。勢在主不在客。道在和不在鬬。是故君子其血不躁。其神不嬈。擴其量度。偃其智。故漠然無爲。執德於心。行以天爲蓋而無不覆也。以地爲輿而無不載也。是故有以智鬬者。君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也。是故有以功鬬者。君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也。是故有以力鬬者。君子曰。勇力震世。守之以怯也。是故有以名鬬者。君子曰。富有四海。守之以謙也。其在禮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讓於天子。卿大夫有善。讓於諸侯。士庶人有善。讓於父母。讓之云者。蓋戒鬬也。故君子有凜凜不敢踰者乎。

適齊　　澧州周傳德

誌適齊弔古也。夫適齊何足誌。特有感於太師耳。記者首誌之。而鬱悒愴怏之意以傳。吾嘗遵轉附籥朝儺瑯琊南走。羣岡遠布。環亙數百里。山川雄峻。泱泱大風。齊太公之烈猶有存焉者乎。及觀其林木蕭槮。鬱然深秀。意其中有隱君子焉。路人曰。魯之太師棲流於此。酒酣擊筑。聲震高唐。曾幾何時。而斷碣殘碑不可復識矣。夫太師摯。魯之樂官也。當是時孔氏攝相。文馬盈廷。女樂錦衣。纍纍者來自兗州之北。婦口嫭容。倉皇出走。志士欷歔。泣數行下。魯固孱矣。而齊之不國抑又熠焉。回憶渭水洛鈴。灌壇風雨。俯仰勝事。如在天上。風流絕矣。彼太師之適。胡爲者耶。登泰山而眺東封。莽蕩平原。壯遷客騷人之氣。卽墨控其

東濟水帶其西。穆陵襟其南。無棣枕其北。蒼茫感喟。或亦對江山作賦。稍抒其離鄉去國之懷。後之人捃摭遺篇。搜尋古蹟。播之絃誦。傳爲樂府遺音。謂山左名區。懿茲雅什。志流寓者。愼勿付之遺亡也。斗絕云亭。摩古皇之篆刻。飄零韶舞。招帝子於雲間。遊子思故鄉。祗令人悲增忉怛耳。展丹書而稽金版。寂寥文采。邈帝師王佐之風。管氏之三歸已墟。叔身之鮑城復圮。甯戚之角聲久寂。晏子之故宅空存。門第荒涼。或亦傍名宦里居。聊寄其履潔懷清之感。後之人葺其宰木。弔其萍蹤。采之志書。推爲衣冠舊族。謂臨淄逆旅。獲此高人。編人物者。所宜特立佳傳也。訪稷下之客。誰與談天。望營邱之門。豈堪操瑟。青州多壯士。聊相與感慨悲歌耳。嗟夫。自摯去而摯之侶亦飄然長往矣。摯獨何心。能不悲哉。意者摯或傀然寡歡。峭帆訪舊。蹤碣石淩渤海。雷霆泙湃。濯足於大瀛外以拓其汗漫之遊。返而乘黃河。浮漢水。走上蔡。攬荊楚山川之雄。沂流入渭。瞰秦關百二而與千繚諸人。長歎於大荒之虛。張樂於廣莫之野乎。乃魯之客齊者。猶見有角巾芒屩。相羊海岱之濱云。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衡陽唐家豐

闡聖教以教人。希聖卽希天也。夫學時習與夫溫故知新之說。夫子發之。子夏引申之。希聖耶亦希天也。何也。伊自古不敝者天。不朽者聖。而不澌者賢。賢何恃恃聖。聖何恃恃天。天何恃。易曰。天行健其道也。卽繼之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聖所以與天合。賢所以希聖以合天。噫盛哉。東山西河之教。非天教哉。今夫天一昭昭耳。自開闢至今。不知閱幾千萬年矣。乃蒼蒼者其色也。未聞變也。周旋者其

度也。未嘗息也。此其故何也。健也。聖人知其然也。法其健鼓其氣。與天合撰。天不與二。然而西北何缺。天健何在。不厭何有。聖健何在。不知天惟缺。卒無缺。所以天聖不厭。且曰厭所以聖。至於賢什伯於聖矣。奚論天。夫子時習溫故知新之說。賢希聖聖希天之塗轍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庶幾乎。外之蔑如矣。雖然。子夏垂教西河。西河之人疑爲夫子。庶其教必非漫然者。其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卽夫子溫古知新之說。而易所謂天行健之說哉。萬物皆故。一入於學者則新。新者。新於學者之學也。發古今未發之奧窔。洩天地未洩之菁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後知天生聖賢。所以翻宇宙之軸。非堅宇宙之軸也。日知所亡者。亦卽知新之謂也。而新趣日躍。萬物皆新。一備於學者仍故。故者。故於學者之學也。釋疇昔未釋之大疑。逮前日未逮之詣力。由一至于再至于三。然後知學士孜厄。實欲闡精一之祕。非爲粗表之學也。月無忘其所能者。亦卽溫故之謂也。而故機愈靈。積時累日。積日累月。日月無間斷之候。君子斷無間斷之功。著述名山。自忘世間之甲子。由學而知。由知而能知。能無或盡之時。君子更無或盡之學。研精有獲。庶償半世之苦辛。謂之好學。不亦可乎。總之不離乎時習者近是。嗟嗟。挾僻典以傲人。讀僞書以駭世。不可謂知也。夫天下之義理。日出而不窮。淺嘗慕之。亦淺嘗試之。知非知又奚能。吾患學者流於異端而不覺。儗聖經以爲賢。修私史而構禍。不可謂能也。夫聖學之淵源一脈。不混歧而索之。必歧而得之。能非能又何知。吾恐學者狃於邪說而終迷。以是知夫子子承天者也。特以一言洩行健之機。爲萬世之師。說尼山一老。上配蒼穹而無慚。子夏希聖以希天者也。特以一言闡時習之義。創後世之學。規西河一

席上儗東山而非僭。於戲。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爲聖也。宗聖無過。子夏所以列文學也。故記者於子張之篇。歷敍子夏之說。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清泉譚子榮

士沈博而精深。仁道不遐矣。夫經世之猷。學問志思括之也。博篤切近。內以絕地天之通。卽升以正華夷之界也。仁之功用。不在是與。且士一出而天下引重者。謂其有格致之學。經營天下爲宗社生民所倚。以蒙無窮之福者也。承平積久之餘。士大夫不以安內攘外爲心。往往攟拾編簡。潛心史宬。以爲吾淹雅研經之士也。苟以邃古來未經見之事。絕域外不相知之學。輒深閉固拒怒而叱之。究之經世之猷。實隳壞於冥昧之中。至臨事而一無所用。蒼黔荼毒。莫酷於是。古今所同慨也如此。而謂學術誤國。不足以煦育天下也。豈篤論哉。君子曰。此學問不博志思不精之過也。非不博不精於學也。不博不精於經世之學也。某聞之。自東廣以至北輪。地至闊也。而必學其輿志者。非故爲是騖博也。自合雄以迄通姓。紀至繁也。而必志其乘除者。非故爲是篤勵也。山海芥粒。中外駢羅。事至雜淆也。而必問其異同者。非故爲是切急也。甚至越國過都。望空長盼。騙國中髫齡之子弟。飛車航海。而必思其巧器奇技而不爲苦者。非故爲是圖近之功也。由博返約。由深致精。所謂因彼之法。制彼之命。本家修以爲廷獻耳。未雨之謀。勤王之意。蓋鬱極而欲發也久矣。因早舉宗社生民而爲之儲無窮之福也。學問志思之道。其卽仁覆天下之道與。乃自賢公輔以鎭靜爲高。而牘奏所陳。四海皆以詞翰爲美。衆士人蘧廬坐論。而機巧未習。疇復以叢脞關懷

泛覽典藉以爲博。潛研百氏以爲精。自謂仁民愛物之量。蟠結於中。卽有留心於物務者。又或惕忽將之。更明知而轉明昧。故天下雲擾以來。凶機熠矣。虐燄酷矣。問有博考異能。志窮奇器。以揚鉤深致遠之威。雲國家共憤之恥乎。曰無有也。問有審問機謀。詳思巧技。以係絕域不羈之君。摧萬里難制之虜乎。又闢萱而莫得一二。殫天地之精華。竭宇宙以輸金幣。而先王握兵符馘殘酋。弔民伐罪之仁風餘烈掃地盡矣。嗟乎。格致不精。卽軍聲不振。以剛健之歲月。講求不過如是。則君子傷其志之玩物。而必貽害於天下後世也。然則格致之學將奈何。平日留心掌故。戒黠陋嚴督責。勿挾見破之私意。研心製作之本源。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羅中外之成敗得失。胥蜿蜒旁魄於吾心。學者所有事也。誠取中外一統諸書。參以他經之雜見異出者。都爲一集。廣立學堂。俾得以肄業焉。養成折衝樽俎之才。以戰則勝。以攻則取。毋慘傷毋蹂躪。先王仁政之澤。其在斯乎。蓋格致之學。古今異勢。源流不同。是在學者善審時宜耳。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澧州周傳德

得可操劵。非關氣數也。夫後王之位祿名壽。恆歸權於氣數。以爲此天授非人力也。而豈所論於大德之舜。古未有匹夫上爲天子者。亦未有旁支入承大統者。設後世帝王舉宇宙可欣可豔不敢希倖之境。會而萃之一身。吾知史官潤色鋪張。必將播之詩歌。篆之金石。揚高祖太宗於萬禩。而侈爲千古不多得之奇。而豈知中天聖人。固視爲平淡至常。若取攜固有之物。而無所爲倖。何以驗大德之舜哉。夫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販於頓邱。灰於常羊。不幸而幾爲井中之泥矣。不幸而幾爲廩上之灰矣。豈猶妄窺神器。假

讖緯以賊人哉。然而吾竊有以驗之。一曰位。耕稼之閭閻已久。深山友鹿。豈嘗夢王者冠裳。卽爾時太史觀雲。亦未言瀉水歷山。穆然有天子之氣。則位難。且夫丹朱實先皇嫡嗣。豈無東宮舊侶。圖反正而謬冀功名。得且不能烏乎必。當日者虞賓就國。不聞生悔於天家。四岳乞恩。不敢妄干乎帝位。不然。英皇二女。豈堪嘗試於田間。知虞嬪觀型釐降。已當皇圖之授也。蓋有其德卽有其位也。一曰祿。糗草之風味久甘。隴上輟耕。豈敢希他年富貴。卽有時朝廷表異。亦不過賜金賜帛。輝煌旌孝子之廬。則祿難。且夫工驩實先世同僚。豈無觖望不馴。抱鼎鐘而陰希非分。得且維艱。烏夫必。當日者賦稅彌中土。而西來王母。更陳益地之圖。秸總貢九州。而北達京師。實開運漕之祖。不然。瞽瞍非凶。豈能大章其姓字。知家庭流毒。井階實爲玉食之媒也。蓋有其德卽有其祿也。一曰名。名不以貴賤而殊。無才之帝王。每不敵隱者豐碑之著。此逃名高士所以薄天子而不爲也。當日者徽稱備神聖文武。知舜典原非僞撰之書。貧交有靈甫雄陶。而四友不入獨行之傳。名曰其名。蓋與揚厲皇嵗者異也。所以名不藉著作而傳。軼事半無稽本紀竹書多妄語。名又爲大鈞所湊。帝城長不夜。星輝雲爛炳中天。其必得也。殆非商均所能汚。伊祁所能掩者矣。一曰壽。壽或因古今而降。中古之紀算。每不及三皇甲子之長。此考据儒臣所以嗤皇墳爲不經也。當日者翠華巡河渚。五老豈授符籙之書。青字禪名山。史臣不紀。嵩呼之異。壽曰其壽。固非祈禱長生者比也。是知壽爲神靈所佑。祥華珍木。請試考山海之經。壽與衡麓並齊。湘水嶽雲。奚必灑宮妃之淚。其必得也。蓋非華封其能祝。傲弟所能戕者矣。觀於舜之必得。而知有天命者任自爲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句

茶陵譚錫璲

聖人爲郊社定禮。禮之始也。夫郊祭天社祭地。惟聖人與天地合德。乃能爲天地定禮。懿歟至已。且聖人之御天下也。鴻徽鑠於縣寓。騰陽精。握機矩。乘熛祇之盛曜。卽璧月之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於以庶績洪凝。賡歌浩作。嘉祥被衆。瑞登璀璨。乃輯稽古之禮物。懸象外之舊章。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大禮以昭。曰郊曰社。雖然。九天太乙。搢紳弗道。三一八神。方士紛起。黃蛇白帝。陳寶鳴雞。則後世喜功之主競爲封禪。徒以誣天贅祖。神醜雜擾。愐愧越趄。闕漏莽鹵。殆不足數。是則數千百年寂寥無詔之闊典。誠有待乎敦崇典禮者矣。遐想我周盛時。時維青陽。日在方旭。矯陵烏以偵候。整豹尾於輿衛。武騎仡以清道。被煉煥以波燭。僉以爲歲之冬至。宜行郊禮。祭天於圜邱。天子曰都。乃造曠塲。戾壇庭。八驥揚衡。雙龍翼蓋。南望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澎湃嶢屼。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騫鳥翥。玉桃卷葉。銀樹抽芳。天澄其氣。日朗其精。設五精之塲。千神之位。八堦宏麗。四維博敞。延祝史。肆玉牲。揖太清。告皇靈。熊熊灼灼。紛紛沐沐。固已千靈叶福。萬億均慶。由是郊貺旣拜。罔不欽若。禮成而退。且夫后土者。承夫天行。居於坤位。含宏光大。博厚直方。總四靈爲禎祥。以萬物爲芻狗。將以地之厚德。纘乎己躬。故致虔誠。揀吉日。甸師清野。宗伯奉秩。幣則黃繒。犧則黃犢。瑞以展前。茅以間出。相戒以歲之夏至。宜行社禮。祭地於方澤。天子曰俞。乃被端冕。至大次。據青野之雕阜。肅黃祇之正位。鼎氣闔雲。神光燭地。薰風偃草。以浹洽。遲景暄空。而明媚。河圖所以無隱。天寶因而不祕。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

之連理。參差乎郊藪。布濩乎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皆由斂視聽於精禋。酌質文而無愆。既而推純嘏。昭受釐。斥大庖。開天廚。敞奉天之宏啓。闔百辟而賜宴。棣棣雍雍。穆穆如也。則又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而禮允洽矣。洪維聖明在上。欽明美化。廣運愉樂。封天答睠。禮地徵靈。凡在臣工。應敷庸理以攄詞。乃爲郊之頌曰。圓壇突峙兮仰法乎紫垣。方觚旁角兮八風外宣。委如山兮聖繼聖。長監觀兮萬斯年。復爲社之頌曰。屹靈壤。赫盤盤。含滉滉兮。君之升符乎陽體其廣兮。禮無違。福不回。蒙長養兮。吾皇之隆。用嘉仰兮。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常德府易順豫

合攷工饗工以勸工。本周禮法也。夫日省月試。攷工也。既廩稱事。饗工也。周之所以勸百工者如此。且古者不獨士有學也而工亦有學。不獨官有祿也而工亦有祿。冬官記攷工傳。工學也。稾人職饗工制。工祿也。九經之法。豈第勸士勸百姓已哉。蓋嘗讀周禮而知先王之所以勸百工者爲尤至也。冬官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因進求夫鍊金凝土行水行陸之用。與夫天時地氣材美功巧之數。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莫不一一爲之辨其算。審其度。和其齊。規之萬之。縣之水之。量之權之。不啻爲之師承焉。傳習焉。表志焉。豈好爲是瑣瑣哉。蓋將以存古聖人前民利用之工學於不墜也。然後知攷工云者。兼省試而言之也。省者日省之。試者月試之也。而夏官稾人一職曰。書其等以饗工。曰。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事。則工之有祿。又可知也。書其等以饗工者。書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者。乘計

也。計其事之成功。善則上其食。否則下其食也。夫稾人所職。一弓弩之微而其爲之勸者有如此。則凡器之重於弓弩。工之重於爲弓弩者。固莫不以是法行之矣。則饗之食之者。所謂旣廩之也。乘之試之以下上其事者。所謂旣廩稱事也。蓋所以勸百工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其遷地也。何以弗良。燕之角。荆之榦。妘胡之笴。吳粵之金錫。其得天也。胡爲獨厚。此能無學問哉。又況脩矩爲股。廣矩爲句。徑之爲弦。有須疇人畢世之聰明。始能窮其精奧者。否則磬氏爲磬。所謂一矩有半之倨句。亦茫然莫解矣。寖假而失其傳焉。毋亦秉國者羞乎。夫日新月異。造化且內儲其物產。以供百族之搜羅。乃天與生成之。而人甘廢置之。當亦有所不忍。惟以日省月試者。力爲赴焉。庶藝愈精而市肆中無曠時。亦取愈宏而山川間無棄寶。是直以勸百工者勸天地也夫。豈徒犬匠誨人必以規矩哉。粵之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燕之無函。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秦之無廬。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胡之無弓車。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豈盡關祿養哉。然而上士上制。中士中制。下士下制。有非國匠平時之製造。莫能安其服習者。否則屢人爲屢。所謂巨小不同之價直。均貿然無稽矣。寖假而齋其工焉。不將受市人紿乎。夫機事機心。異域每競出其淫奇。以耗我民之財力。乃彼力經營之。而我坐觀望之。當亦有所自愧。惟以旣廩稱事者。據其先焉。庶收效於上。而嚴絕買櫝於他人。亦藩富於民。而隱塞漏卮於在我。是幷以勸百工者勸帝皇也夫。豈第王者之世器不苦窳哉。

博也　　辰州府王修文

以博證地。非推算所得知也。夫謂之博者。地與至誠同道也。豈以推算得而知乎。且自周髀著經。開算法之始。業是術者。遂謂無不可推之處。而隘視坤輿矣。豈知遼廓者其象。莽蕩者其形。經緯乎多端。廣輸乎無際。誠亙古來至奧之神區也。此而猶謂博不在地。可以句股而知。比例而得。抑亦昧地之道矣。且夫地者何大也。有大氣以舉之。而人莫得而窺其至也。以故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西不盡流沙。北不盡恆山。雖界乎中外而中外歸其涵容也。雖別乎險夷而險夷入其籠絡也。圭不得而量。表不得而測。將謂有餘乎而非有餘之盈也。將謂不足乎而非不足之朒也。噫嘻乎杳杳茫茫。四望徬徨。無根無極。何弛何張。豈不博乎。豈不博乎。獨是博之爲字。從十尃而得。尃布也。十成數也。似地可以數而推也。故談算學者接踵而來游。詡詡然自相誇示。以爲四維之表。八極之裏。皆吾足迹所周而握算以得。旋復立說著書。成一家之言。駭萬人之聽。其量地之術。以根自乘得平方。以根自乘再乘得立方。以根累次乘卽得累次多乘方。加減乘除。變化百出。此風一煽而人人皆大章豎亥矣。以至博之地。能使之不博。至能使之不博。抑亦誣地耳。然而博爲地之道。地非博無以見爲地。博非地無以顯其博。博之爲言廣也。廣生之彙。無不屬於地也。博之爲言通也。四通之塗。無不係於地也。博之爲言普也。普天之下。無不隸於地也。膴膴乎周原。恢恢乎禹土。泱漭浩蕩。寥曠含宏。乘追風之輿。駕超野之駟。而於地尙莫得徧。豈以九州之鉅。折於一線之微。則雖有六宗之準。三要之模。而其博之至者。卒非推算所得而知也。若謂陟崐崙。涉星宿。實能以算法窮地之博。恐有識者不以爲然也。總之博在地。猶博在至誠。无妄與至順相因。則驗合同而化者。實握冥

符。博不離地而言。猶博不離至誠而言。含貞協方儀並體。則由俯察而求者。豈資異術。而況博繼以厚。尤難以推算知之乎。

明也　辰谿張述先

明與高類。以例指也。夫明與高。類而不類。不類而類者也。故次高論明。而實見其晶晶。而共知其瑩瑩。蓋清明之體。含靈孕元。臨涖下土。照徹中邊。其景炳煥。其光丹瑞。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垠。得一以清。是謂圓靈。無有汶汶。安所冥冥。不知曖曖。詎見昏昏。懿鑠乎都哉。大明攄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垢刮光磨。神聚精凝。此迺會易自然之消息。又胡庸銜燭之照乎天門。博厚高爲天地。道固已然。而漫漫方輿。囘囘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育。使蕩乎大乎。衆彙胚胎乎。芒乎芠乎。一元睢盱乎。乾坤依然一鴻濛也。宇宙依然一混茫也。古今依然一渾噩也。上下依然一交會也。且濁胡清。且息胡生。靈歟頑歟。動歟植歟。誰橐籥之。誰啓闢之。安有水潛。蘊爲五精。安有火飛。達爲五臭。安有木茂。華爲五色。安有金堅。實爲五聲。安有土和。滋爲五味。非也。博極者必明。博者宏象。明者光象。含宏光大也。厚極者必明。厚者篤象。明者輝象。篤實輝光也。高極者必明。高者上象。明者清象。輕清上浮也。遐矣。混兮沌兮。厥爲太始。元胎之萌。羣生泯形。寂兮寥兮。厥爲太極。天地父母。曠無物處。上兮下兮。厥爲太易。天地之變而離。離而澳。澳而蔑。名貞觀。生於酉仲。厥爲太初。氣之始也。其數四。羣彙猶未鱗萃。生於戌仲。迺曰太素。質之所兆。三才以肇。遊神動而靈。故倮蟲之屬。以滋以蕃。謂之太古。麗寰之所造端。由是五曜流景於圓蓋之區。三光比耀於

太清之表。東燭滄海。西曜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左炳蒼梧。右煥西極。莫不曰大圜朗朗。焉所儻慌。舒精吐光。不可名狀。自太古而至今。曾未聞其罔罔。一翳不障。普天同昶。化工無工。爰有指象。夐乎尚已。

能盡其性

郴州何盛林

論性於其朔。開性學之宗也。夫性非至誠所獨。其性則至誠能盡。或曰其性性之朔也。盡其性能之朔也。性學庶有宗乎。且性者天之命也。太極之初先有性。賦畀而後始有能。故能生於無能。無能主於眞能。失其眞能。以眩身外之能。是謂不能。能守其無能。以盡夫眞能之實。是謂能不能。不能能。病能不能。上病者不見能並不見性。上者見性卽見能。知此而盡性之朔。已可得性學之宗。夫至誠之生也。紫紅注體。呼炭吸養。無異質也。戴高履厚。員顱方趾。無異形也。乃誠意正心以植其體。格物致知以擴其用。知倫常根於性。而子臣弟友之道不虧。知中和涵於性。而喜怒哀樂之天不戾。舉凡天下之性無其性也。天下之盡無其盡也。無其性無其盡。而至誠乃著能於天下。今世之求性者。尙淸談。守寂滅。佛老爲性命之宗旨。良知卽心性之眞詮。棄能求性。將性中無不可能之事。不得不視盡爲外功。泥性求能。將以能爲冥心之照。不得不視盡爲寂忘。性學之誤。一誤於自失其能而他求。再誤於不盡其能而靜守。甚者權輿造化。主宰乾坤。侏離晻昧之書。詼誕倘恍之說。曼衍中邦。性其性。非性吾。能其能。非吾能。矧又中人心。敝風俗。蠹吾性。汨吾能。害靡窮也。可畏哉。嗚乎。天之命我者。將以受百族之宇而府於吾性。將以啓於穆之鑰而樞於吾

性。其萌邪。其芽邪。其不學而能之邪。惜哉。求性者不知能。性將何盡也。求能者外言性。能將何屬也。庸詎知吾心中之性。衆性之胚胎也。吾性中之能。衆能之根荄也。盡吾能。成吾性。吾能盡吾性盡。奚外求哉。奚外求哉。語云。養其氣。合其德。藏乎無端之紀。游乎造化之終始。其性學之眞諦矣。至誠在天下明其性統。爲天下渾其心。人物之緐。天地之祕。胥筦之矣。人物有夭有札。天地有旱有潦。性爲之至誠。鬯其天。彌其憾。盡其性爲之也。故性學明而全體學動物學。與夫天學地學皆備焉。然則至誠者。其品彙之根柢。造物之紐樞。而衆學之宗祖乎。

能盡其性

郴州陳爲鎰

中庸言盡性。聖門之智學也。夫性具於天。而發爲知識者也。中庸言盡性。其聖門之智學乎。且天之賦畀至奇也。與之官骸使之動作。與之情欲使之感召。而其能使之者人不自知。天若助之。愚者任焉。賢者受而察焉。是故能變性能自然其性。並能使其性不自性者。卽謂之盡性。亦卽至誠能盡其性。授吾學者。固有先致知而後誠意者。盡性卽致知也。難師門傳習。略有變通。而要惟守此固有之靈明。以推究其實用。故理學撰淵源之錄。尙宜推爲格致之宗。受吾學者。固有性具而欲不可盡者。盡性卽難保其不盡欲也。然學問鉤深。務窮流弊。而要惟保此無形之運用。以曲罄其功能。故學統垂正輔之支。勿誤認爲良知之派。然而有難言者。則以其說或流於性僞也。不知爲性僞者。蓋以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失。故爲禮以節之。樂以防之。義以導之。仁以育之。其所以受此者。非其本性之固然。故曰僞。僞者爲也。卽盡也。

亦可學而可事者也。後儒不察。以此爲非聖之言而專主性善。然性善之說。每流於不學不事。聰明半墮於荒嬉。而爲智學者反此。故盡性者常與性僞爲緣也。雖然。盡性亦何以謂之知。則且證之以醫家焉。陰陽寒暑之災。何關侵伐。乃南風生於夏而病在心。西風生於秋而病在肺。蓋其性有所困。斯其能有難盡也。是故聖人守精氣而通神明。雖脾胃賢肝。亦且察氣味而上感星宿。而方書擅奇技。即析骸量腦。亦可傳絕學於專門。更輔之以雜家焉。孝弟忠恕之感。何待測量。乃聞爲耳聰而尺容必察。言爲口利而意得必詳。蓋其性有所呈。斯其能有必盡也。是故聖人讀格經而談義理。雖分兼合重。亦可因變化而見神奇。而文字有旁行。即電化聲光。亦可謂萌芽之已露。知學之盡性如此。所以能盡人性。即能盡物之性也。

土下襲水句

沅江李鈞鼐

更舉土以稽至聖。是萬世地學之宗也。夫聖人之學。兼內外該本末。更舉土以觀其下襲者。允哉萬世地學之宗矣。且坤輿之象。一積塊之所成也。凡人身世所經。其躇步跳蹈者。不過一片土耳。然易時此土。易世仍此土。鍾形賦氣踐職敍功以厚人生者。均不離此土。土也者。諸生之根蔕。兆類之本原也。試發一義。以詢諸蹐厚之人曰。有能周知夫土之全量體積者與。曰無之。有能碻驗夫土之形職功用者與。曰無之。若是者宜進而講明地學。如上律天時而有承演於下者存。則觀其下襲水而未已也。襲之義訓。因訓入訓掩。蓋言隨事攷求。靡遺鉅細也。盍稽土。自有此土。於今已歷若千萬億年。非記籍所可知。而開闢茫然。固幾經神聖經營。列朝通塞。圜球之面。共有土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萬方里。亦格致家所定。然縱橫布

算。不妨遵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壙埌之野。莽洋之鄉。大都曠哲寓言之趣。乃若追章亥之步。則自東極至於西極。自南極至於北極。平盈發軔。可默洞其忽荒。聽焉無覩。視焉無矚。疑若寰瀛詼眇之談。然而披重譯之書。海外自東南陬至西南陬。自東北陬至西北陬。重氣鬱幽。有莫窮其止境。今將攷地內之質。則臚礦石而輯要。層累識別其淺深。知陵谷變遷。土原時自爲消長。而山嶽宣氣。墳壤亦煥發寶藏之英。所以智燭重泉。闡微而撰稽古之論。今將廣物性之宜。則集瑣術以齊民。精神直周其衣食。知百昌苞殖。土貴善審其華芬。而媼神蕃釐。魄榮皆豢養生民之具。所以精鶩八制。視度已操食貨之源。惟然而深於土有安擾邦國之資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職方量人。亦共屬於司馬。是測繪之業。古有專門。不特詳九州地域之廣輪。又能辨人民財用之數要。由是土均之法以作民職。土圭之法以宅阜安。儒生儲裕經猷。不必躬執其權。不可不豫規其事。而體國經野。乃益茂其遠謨。惟然而深於土有徵。足文獻之益焉。古先王分樹諸屏藩之意。勝形上壤。不惜畀諸羣邦。而吞併已繁。勢成戰國。不可復都邑溝封之舊制。猶將訪嶮塞衝阨之要防。由是貨賄所通。亦計土產。彊甸所畫。亦問土風。聞見萃於平生。本其胸中之蘊。又佐以時事之徵。而攬物據懷。間多得之游歷。下襲水土。言至聖之學。精微廣遠。無所不到也。爲地學者。宜知所宗矣。

郵

長沙緝張府光

以郵喻速。言利便者所祖也。夫郵者。驛遞之通稱。以郵喻德。取其速也。彼世祖其意而變其法。言利便者

所以同中外歟且郵政立而天下之勢無隔閡言兵法者有以達軍國之情言地輿者有以同華夷之軌自格致家以利便之說參之鼓氣以盪其周旋立機以神其轉運程途可算制造尤精雖萬里之遙不啻收之咫尺矣嘗謂中外一家通以藝學觀於郵而增信焉今有以喻德巢燧不列行人之職迨中古幅員漸廣進戎狄而登名教之場雖風採輶軒編詩者不存蠻服而語言風俗悉展轉而達於天家故驛候徧寰區南朔東西咸輻輳而通轍迹唐虞首創巡狩之文惟當時風化既開藉指臂以聯遐邇之勢雖經綸山海志地者獨略中華而風土人民準圖讚以知其大略故瀛環歸掌握荒陬僻壤主東道而立驛亭此郵之所由昉也今即郵義而引申之郵之假借訓爲通萃人力於森羅感應之交早已殊尤而絕迹故天地之氣由東南而開西北通以郵可以知郡國利病之由形勝之宗居西北以控東南通以郵可以攷山川沿革之迹雖繩牽棧度鑿險縋幽舉天下奧曠之區而車馬悉存其蹠迹則郵可觀於大通也郵之本義詁爲遞謀人事於耳目聲音之外即能由邇而之遐故封建之世局已分燕趙武而吳越文遞以郵可以觀諸侯之動靜郡縣之世局已合秦隴險而吳會富遞以郵可以收宇內之菁華雖渡亦能飛空就可鑿揭天下寂寥之境而輪蹠胥達於幽微則郵不專主於步遞也郵之流行見速於德吾知後世之郵必有以愈增其神化者其以喻德之神化歟兩間才思之精至後世而益彰其巧上覘天象攝雷電之氣而苞籥無靈下瞰洪波闢州府之途而文書不阻飛行在俄頃撫衽席而收八表之遙則郵已愈變而愈奇矣故郵利於便威敵先肅邊防郵利於常招商克開海禁而剛柔遲速齊政之族五方寄象譯鞮達志之

儔四裔。則歌太平於一侯一尉者。何莫非郵之利用無窮哉。五行生剋之運。至後世而悉攝其精。運飆轉以大輪。而奇肱飛車。近玉門者四萬里。正準繩於長路。而縝紘縮地。周廣輪者十二分。來往止須臾。覽交衢而薈九洲之轂。則郵亦愈神而愈捷矣。故郵利一時。可以通外夷之學問。郵利百世。可以胼海外之輔車。而圖繪江山。不假禹王之楯橈。歌登傑休。何勞亥步於藩籬。則覘盛治於同文同軌者。何莫非郵之推暨無盡哉。觀諸傳命。可悟德矣。

市尊賢使能章

長沙梁賡陶

創塗通義以當物也。卽廣居而無市心焉。夫日中爲市。實始華風。有所獲焉斯有所命之矣。有所承焉斯有所名之矣。故取諸噬嗑以言象也。且自異物內流。華風幷夷。地戶之瀉。氣盡王霸。逝將裁民而處之。避其凌抗。何有招搖國中之居者哉。既眷念飆流。乃亦思存故實。利一害百則城郭生心。下動上明而蒺藜言教。抵距百乘。衢處思雄。迴覽三塗。饋食則邇。駔華之服不棲。搏土之依以實。哀人國之行謠。何曩勝而今置也。世韞亂矣。負子者遷。不當陸湛。逝欲門隱。則可朔於所若市者焉。噬嗑萌芽以譬聖。已傷城闕賄風之盈。富民以爵。平準以經。嘉譽百姓使明知矣。一旦悔貨。天子之吏。持籌坐肆。羃繫金粟之死生。榮路既廣。觖望難裁。非所以澹石民之室也。虞羅叢藪以言勞。不過絲布中都之往。尊盧有幣。高密有龜。美言天下無鬱陶矣。四面受敵。外方之駔。據關通物。科名山海之出入。本富既翅。生塗愈迷。非所以植距國之都也。經邦定國。隆此下民。乃所若市。又誡心焉。其稱名於纖庶。其受物乃詭德也。鄒魯經行。燕趙義俠。其

性飆搖也。周人獨重商賈。頴陽又財通萬物之中衢。自關以東。山陵謠俗。衢塗修廣。男女矜飾。有西京風。盛極而變。固其所矣。乃者制其爵命。牝字匪羣。畫其黨閭。鶉居自引。此之爲市。則亦撙節愛養者歟。海岱魚鹽。荆揚絲枲。其氣龐衍也。西戎逐居水草。最大思皋牢九土之壯利。世變以來。產礦迸衍。人力強武。造作淫巧。與中國同。自南而北。豈其然乎。乃者舌人禦關。利出一孔。寇人言賄。身負百塗。此之爲市。則亦屈詰譎掉者歟。嗟夫。經綸天險。尤眷民依。訊草莽其懷方。未忘里巷平生之感。淪次人勞。亦嬰世教。飲王明而自涕。思致河山此日之身。不征不廛。加意久矣。後之治市政者朔之哉。

市

長沙徐崇立

大賢舉市。籌互市也。蓋七國交爭。民困財匱矣。孟子爲戰國籌互市。故次舉其目。閒嘗通攷數十朝文獻之書。庖犧氏始日中爲市。取諸噬嗑。遂爲元古權輿。大易之聖人。卽大市之聖人也。然繫辭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天下者政非中原之謂。蓋洪荒初闢之時。民睢盱而不相往來。交易旣通以後。民渾噩而無庸猜忌。華夷之辨泯焉。孟子居戰國。痛其時以宇內相攻伐。將擴天下一家之量。會天下之和同。喟然歎曰。吾思範萬世。通萬國。彙萬物。其在市乎。其在市乎。夫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良賈藏於篋匱。然積市成邑。積邑成國。積國成天下。天下者萬國之積也。吾於是得市義三端。一曰富財用。周官設泉府之司。卽後世度支所由仿。先王經制萬國。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萃環球之礦粟土絲而畢屯之市焉。崐崙之舶。朝滄海而暮扶桑。珊瑚之市。出鮫人而產龍伯。有時兵費之出。肆商濟其盈虛。器機之呈。官府

頒爲程式。堯筴珠。俊筴豹。兩君權國債之重輕。地用馬。人用龜。諸夷侈貝圜之形製。計利之臣持籌。而曰官山府海。一馬伯苻。隆隆闞闞。走雲連車。亦出納之總司哉。一曰聯邦交。春秋列行人之職。卽今日交際所由師。先王經緯八極。坐舌人之司。通鴂舌之語。集列國之歲計政要而悉懸之市焉。東南一尉。有分土無分民。西北一侯。有傳教無傳政。而且師興三廣。輶軒仍駐其間。約議三章。歲入或增其數。南門越北門胡。犬牙錯方城之內。直爲貴。小爲賤。卉服表冠劍之殊。皇華之使仗節。而曰東鞮獻舞。南辮傳歌。濟濟王會。重譯滋多。亦區宇之達達哉。一曰甄物產。冬官補攷工之記。卽晚近製造所由沿。先王類族百工。考五行之用。求百產之精。鼓洪鑪之水火木金均鑄之市焉。播精鼓筴。證黃白而析毫釐。運斤成風。量大小而訾功丈。況夫奇肱飛車。一日迴乎千里。肅愼楛矢。七札洞乎寸鋒。圓中規。方中矩。機括非手足之功。陸搏象。水搏犀。搜羅出瀛海之外。格致之儒橫經。而曰督繩削墨。考技程功。奇奪造物。駕電鞭霆。亦博物之淵海哉。吾挾治平之策以干人主。將以仁義爲天下市。進論乎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商之聚於王市可知矣。

漁自耕稼句

湘潭易　鼐

溯姚鰥之側陋。萬禩一大漁也。夫漁者捕魚之名也。嫻其業於田竇之場。何一不見虞皇之大哉。竊嘗讀三墳五典之書。攷聖神之璞聞軼事。而知古有兩漁人焉。其一爲宓犧氏。一爲有虞氏。且皆池沼天地。魚鼈萬民。道德網綸。仁義鉤餌。迹同心亦同。其異者則以彼登大寶。肇制度以利天下用。而此則澤野浮湛。

傭保雜作。遂相傳爲側陋時之聖人云云。余昔者驅車雷澤。憩馬壽岑。四顧蒼茫。但見歷山之麓。稑黍秋風。大河之濱。甌甎日落。抗懷古蹟。憂從中來。俄而一農人告余曰。某某大舜耕稼地也。俄而一窯父告余曰。某某大舜陶地也。最後一漁翁至。慈蓑臺笠。皓髮龐眉。嗒然謂余曰。僕操大舜之業有年矣。遙指一地則其漁之舊蹟也。是欲溯舜之大所自來。豈但驗之耕稼與陶哉。皇古不傳釣餌之書。澤畔垂綸。至虞舜而一新其局。則獻人有掌。實開周禮之權輿。史官好紀寒微之事。河干結網。攷舜典而獨缺其文。則稗說相傳。可補虞書之挂漏。大舜之大。其又可自漁時驗之邪。且以漁之爲道甚大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蓧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想見其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沈釣起綸。手無輕重。物莫能亂。用心專。動手均。惟精惟一之詣。得漁之意居多。至若罾者扣舟。罣者舉網。罩者抑戛。簊者隱磯。漉湖沼渴川谷竭澤而漁。使鮸鱨漸離。鰅鰫鰬魠。尠孑遺。蹙生機。戕仁心。齟齬蒼帝之意。聖人弗爲也。吾故以爲舜之託業漁而其漁莫漁。非膠於漁有漁者也。常漁也。至漁也。奇漁也。大漁也。斯其漁可法。即其漁可傳。蓋寥廓無聞之境。聖人有易動之天和。況寄蹟濠梁。對萬頃之煙濤。自棖觸其渾灝洸洋之意。乾坤一巨魚。神聖一巨漁。姒司空平鴻水而厪念其魚。猶竊其緒餘也已。江河莫禦之形。聖人有寂然之妙感。故隱身綸釣。觀衆鱗之游泳。自鼓盪其虛涵流動之心。志不在魚。漁亦有道。呂尙父隱磻溪而寄心于釣。猶祖其遺意也已。卒以漁得帝。誠萬禩一大漁哉。

晉楚之富　　甯鄉李瀚基

衡量晉楚之富。繹前言而得一說焉。夫富誠可恃。況晉楚乎。然第曰富也。則雖極之晉楚。曾子不嘗創一說以處之乎。嘗考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富也者。自天子而下合五等而言之也。以春秋證之。晉啓南陽之宇。楚擁方城漢水之雄。形勢之勝。人民之殷。實非不偉然富庶也。昔者曾子從夫子游歷七十二國。按其圖籍。考其山川。稽其府庫。何以不能無微詞也。吾竊繹其緒論。而知所以處晉楚已。吾子反復較論於禮文三致意焉。吾豈謂是哉。往者曾子嘗論晉楚。溫原致主諱而狩河之陽。曲沃從公激而賦揚之水。晉之家世。蓋亦多故矣。然屈產垂棘藏之外府。而虢虞故地闢之爲唐叔之封。所以太原變斥鹵之名。巍然坐擁膏腴。據西河而繼齊桓之業。采風南國。不傳瀟湘帝子之歌。開國鬻熊。猶是藍縷山林之陋。楚雖三戶。文德未敷矣。然楩柟杞梓雲連徒洲。而漢陽諸姬。翦之廓荊舒之字。所以衡嶽爲荊州之鎮。何止三軍二廣。夷陳縣而稱南服之雄。晉也楚也。如此其富也。余觀春秋大局。齊晉相爲終始。迨其後黃池馬陵。吳楚稱霸。政在夷狄而王迹掃地矣。方是時爭地爭城。地日闢。民日聚。蓄積饒多。甲於天下。豈不赫然震耀哉。富矣哉。太行以西。襟汾帶河。水深土厚。所謂天府也。洞庭衡山之南。地則上游。險則天塹。九州之上腴而霸王之資也。然而夫子修春秋。既不予晉文請隧矣。而鮮虞之伐。奚惡乎晉而夷狄之也。稱人稱子。楚既漸進之矣。而徵舒慶封之殺。何以貶楚莊責楚靈而不予其專討也。萬乘雖貴。千駟難富。猶或見絕於聖人。此春秋薄富之微意也。彼以晉楚視晉楚而富可恃。以晉楚之富較晉楚之富而富尤可恃。此特知有晉楚耳。特知有晉楚之富耳。以形聲訓詁求之。富之專義爲穀。富之引伸爲福。詩曰。俾爾戩穀。又曰

俾爾多福。是也。晉楚而既挾其富也。將儉嗇刺於唐風。褊急非周官之制。金錫充於玉府。均輸乖九賦之經。天下之末富日增。卽天下之本富日絀。緡錢之算。子母之權。所以爲後世蠹也。我獨不穀。民今之無福。吾竊以其富爲晉楚危之。以通假轉注釋之。富之同聲借訓爲實。富之同義旁通爲厚。傳曰華夏充實。詩曰俾爾單厚是也。晉楚而但誇其富也。代馬胡貉之利。責地貢而肆誅求。金木竹箭之饒。取蔬材而苛國息。國家求富之計愈長。卽斯民藏富之術愈短。平準之法。鹽鐵之權。所以爲利臣罪也。虛其實而實其虛。厚所薄而薄所厚。吾深以其富爲晉楚尤之。不可及也。富則富矣。其如吾仁吾義何。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龍陽李致楨

周以新法造邦。民忘其舊焉。蓋邦無舊。有法以新之。斯舊者革矣。詩人歸美於文王之造周。亦以見受命所基耳。語曰。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猶曰此爲異代言之。未可議祖孫之纘述焉。豈知法無百年不敝。制無十世不遷。令出如反汗焉。陰陽之調其難乎。自雄武之君出。天變不足畏也。人言不足卹也。祖宗成法不足守也。於是刷恥改行。除嬈解苛。積弱之國。一變而致富強。或舉天命歸焉。吾疑彼固師友造化。有以通爾。不觀大雅之詩美文王乎。溯自龍荒之表。媧簧羲瑟。祇以鼓吹其昇平。而治法至我周始備。洪範倚商政而立國。周禮本公法爲睦鄰。帝載其發揮矣。緬廓社之英飆。北師盡職。攷工肇機。恐不僅以虞芮質成。稱和約會盟之已事。至夫鳳噦之朝。蒼籙丹璜。乃漸鋪張其風懿。而頌聲至我文而遂隆。演周易開髀算之門。建靈臺重刀圭之掌。王猷亦張翕矣。問肇圖之雄略。士盡書升。人皆議政。又豈特以棫樸周雅。

爲鎬京舟戰之權輿。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吾三復詩言。想見文王新政矣。今使文王或念弓裘之艱。壹情紹述。累葉垣墉。自斯而中墜矣。上既累先公以播遷。下復貽藐孤以末造。文其忍乎。所以用人求諸鄉里。理財適乎疾徐。求新其邦甚亟。荒荒啓闢。敢憚劬勞。庶幾以湯沐奉此爾。或昧經權之誼。難化拘墟。數傳陵寢。轉瞬而或隕矣。東道之奉使弗通。西鄰之責言迭至。文其泰乎。所以作宮瞻夏屋之遺。平徑舉虞人之職。力新其邦有年。天作高山。允荒再造。庶幾以遺種植此爾。過故壘而輟觴太息。冢土造作。誠未可遽墮其經營。然與其守法而隳吾祖之業。何若變法而光吾祖於泉也。況吾祖之遺我者。不過一老農之井臼。一細人之筐筥哉。岐山避狄。先君餘澤湮矣。潁上分茅。故老遺風歇矣。苟習而安焉。汧隴間一蕞爾國耳。雖以文之揚風作教。安有動人之光景。食墨之聲靈。俾摹繪爲圖。以表當日承平之瑞。撫蒸民而馭朽旁皇。林總殷繁。原不易遂驅之改革。然吾於民既隱被以恩。民於吾又何忍顯有所異也。況吾民之可恃者。固人有同袍之義。各懷失地之恥哉。翹首而戴王靈。則義聲播矣。撫髀而抒私忿。則鋒車摧矣。苟因而導焉。天下事一轉移間耳。則以文之應數改物。吾知伐強敵之謀。植富國之本。將超邁乎古。而大斯世一統之規。維新之治如是。新法不足尚耶。

排淮泗

桑植吳德懋

排與決同施。害又息於南矣。蓋淮與泗皆東南之支流。其爲患與汝漢一也。於焉排之。害不又息於南乎。孟子言南條之水之既治也。曰天下之水患。其大焉者在西北。而其小焉者則在東南。然東南之水。汝漢

之外又有大有小。善治者先治其大水而後及於小水。故大水既治而小水亦治。而附小水以見偕大小以歸者，均無不治。如禹於汝漢既決之後。而又及於淮泗是。今夫淮水之源。發於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故書曰導淮自桐柏。泗水出桃墟西北四泉俱導。故名曰泗。經洙瀆而與沂合。又與淮合。故書曰淮沂其乂。間嘗過徐州經下邳。登角城訪浪蕩渠諸勝蹟。竊見夫呂梁山下。有上下二洪。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所謂懸水三十仞流沫九里魚鼈不能游者。泗之險也。泗未與沂合。而上流之險也若此。既與沂合。則波流甚猛。其爲害豈有涯乎。此禹之所以不能已於排也。然言泗而不言沂者何也。蓋沂出魯城之南。至下邳而與泗合。又東南行至角城。而沂泗與淮合。故泗之上流原不足患。自淮沂交會而泗始患。則言泗即可以包沂焉。彼禹之施功。其始宜在沂與泗之交會。而其繼即宜在沂泗與淮之交會也明甚。且其患不在上流而在下流。使不爲排之。則淮之下流不治。淮之下流不治。則上流何以受泗而泗不治。泗不治則沂水亦不得而治。又烏能順流而與淮合。故徐州之水不止一淮。而首言淮者。亦以淮治則諸水無不治也。然而徐州之境。沂據於東。泗據於西。二水已爲境內巨流。淮復挾汝潁肥濠七十二溪之水以東注。而射陽洪澤諸大湖之水在其下流。浸淫泛濫之勢甚大。而卒不聞大爲害者。蓋猶想見明德之功於不衰云。

疏九河

永順張樹森

北條之水河爲大。疏之所以鞏帝都也。蓋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固在所先也。然施功則必自下流始。所爲疏九河云。在昔陰化淖濡。潛施流行。湯湯方割。懷山襄陵。穹隆天柱。崐崙三層。龍門濁瀑。坱圠無

堰下繚大漠之野上應析木之精皇居苦其昏墊復瀜洌而轉騰鯀方命而滋嫉績九試而未成帝曰都俞奮庸熙載匪異人任也爰命大禹迺作司空幹父之蠱母爽厥功蓋自九河既疏而萬世河防之策以定而萬世河渠之利以窮禹之治水奚自河始哉攷之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曰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禹治水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凡以鞏帝都也夫冀州爲帝都之地其地三面距河所謂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是也昴畢散爲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然當未疏之先胡以遽亂且弱且荒若此哉蓋其導流疏河爲彭澧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國功不亦偉乎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疏之云者所以奠民居實所以鞏帝都也或曰黃河之水經天亘地急則通流緩則淤凝既無彼此皆急之勢安有並行不悖之理既不並行而禹乃分爲九何居不知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乃殺其下流而使上無橫潰之虞通其旁支而使中無停積之患則水日潤下其下能容而不泄其旁利行而無礙以視前之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浩而不息者此則九河既道矣而必謂一爲經流八爲支流則未知河之勢均且大通則易刷殺則愈速之爲妙也竊觀禹而有感焉後世河嶽無靈撮壤能塡外夷且共舟楫之利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詩人所以興慨也然吾竊北眺燕翼風景無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舉不能求故道而得諸髣髴攷古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以自文其私其堙廢爲可知也則何如洪荒始闢而平陽蒲阪無庸別注水經上世河圖既啓曲防自固鄰國不無汎濫之災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周人所以致慨也然吾竊

詳觀史册。明德未遠。禩世召潰敗之幾。而陽紆元狐滲澤白貉之盛。亦僅能通祀典而壯厥威儀。泥古者復援齊桓八流之塞以自鑿其智。其舛謬爲何如也。則翻冀混沌未開。而天與隩區。自永緜其帶礪。嗟乎。碣石鬱靈。且上河清之頌。孟津燮伐。尙修祭河之文。夐哉禹功。弗可及已。

權也

湘潭王代輿

於禮之外別立一義。本春秋自貶損以行權之義也。夫權非常事也。常事不書。書之皆禮之外耳。權之說。蓋孟子習春秋而得其義。吾嘗願學孔子矣。孔子修春秋稱素王。凡爲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故以春秋託王爲僭者不知權。以春秋損益國史爲亂者不知權。以春秋自立褒貶爲無據者不知權。我乃知之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唯以不嫌爲識。則習其讀而守其相傳。然後知別嫌疑禮之常。定猶豫禮之權。且五經皆以致治。春秋獨以撥亂。夫治肖禮主敬者禮耳。然敬久怠生。怠則亂。亂則禮輕無以拯。於是絕聖棄智。詐僞沸騰。謂內則爲末節之書。謂六禮多繁衍之說。生之性。習之儀。蕩蕩其去而其容遂之節存。聖人憂之。大一統之義生。絜中外之要。改制作。備四代。以權爲命。誠足引領。試因齊于髡之問。發明嫂溺可援之本春秋。自七等進退之例明。知隱逸得論興衰之道。或有心知其意者莫逆於懷。而貽厥來方。至有罪孔子於春秋。卽踐迹門人。固難燕處悠優。不效魚忘之相濡以沫。乃若吳本無君。春秋因季札而許之。楚本無君。春秋因商臣而正之。實足證戰國無反。因不援溺。使得有禮。六國無王。乃因援溺使得有權。比戰國於春秋。竊冀爲尼山託始之繼起矣。吁嗟乎。春秋之權。本願百世以俟聖人。及至

於茲。堯舜卒無聞祖述。文武未見其憲章。游說縱橫。重起獲麟之歎。委身草莽。時懷孔子之生。不敢謂王道之衰。猶有霸道之可輔。賢能蔽塞。尚云執御之可圖。夦必時主無權。然後權歸於下位。匹夫不議禮。爲是假始於文王。權乎權乎。豈眞爲援溺者而云乎。

博學而詳說之

長沙曹典球

大賢讀禮。開攷訂之派也。夫博學而孱守之。見於曾子立身篇。孟子略述其文。非爲考訂家開詳說之派。且論語嘗言博學矣。顧顏氏子獨得其傳。而曾子授受微言。書缺有間。予乃搜禮經佚文。攷校聖門師弟之事。始益信一貫之傳。曾氏獨得之焉。其立身篇曰。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予恐後儒妄據古書。貽禍當世。乃變孱守之辭。益詳說之解。庶後世不至流唐漂虞。滌殷蕩周。亂聖人微言。支離而不可讀也。夫而後網羅富攷證多矣。周末文勝。百家騰躍。宜有藏古本復遺書補亡拾餘於三代下者。然春秋之諸子已萌。攷訂未盛。故三皇以前。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刪詩書。已微示厥旨。所以日以博學召及門。蓋欲昌攷訂於春秋也。其所以不明言者。恐開後儒穿鑿之弊耳。惜不遇於時。陳蔡雖以文學殿四科。而此學猶未盛行於世。顏氏不祿。未克繼志。曾氏又限於及門無才。未克別立宗派。廣標類目。及隱其旨於立身篇中。使後儒讀其詞。知孔門殷殷攷訂之學。未嘗一日忘也。予竊思之。古人留此糟粕。後生激濁而揚清。使其眞僞太淆。箋疑無據。吾恐披藝文一志。校讎缺其遺文。讀目錄諸書。紛繁難於搜討。書日多而學日雜。識者決其流弊之必叢。先代遺此典章。述者訂訛而理亂。使其蒐求無證。點畫徒勞。吾恐僻典難求。

著錄無關文獻。周官妄據。井田試於私家。書日僞而學日龐。識者知其門戶之將立。然則學非不博不詳說之故也。獨是詳說之宗派有二。皆考訂家不祧祖也。一爲廣六書之傳也。且夫書籍與時爲變通。書體亦與時爲互易。一筆一畫之微妙。恆足隱大義於千秋。至攷古者流轉以詞句難通。致疑古人著作之奧。而不知變亂古法。詭更正文。其叢弊更甚於惑經也。以小學治之。不必以字多異文。怪儒生傳寫之誤。不必以中多俚語。疑後人追錄之書。推之胡語蠻書。亦可卽象意諧聲。通於重譯。且將以博學者爲王朝掌故也。失非詳說之功哉。一爲昌金石之學也。且夫書卷皆古人之菁英。彝鼎乃古人之手澤。一名一物之精微。恆足衍薪傳於萬世。彼拘墟之士。轉以尊罍至小。至有才人玩物之譏。而不知蔑棄古籍。紊亂舊章。其遺禍將等諸燔書也。以古迹證之。經生攷制度。多不如款識之精。太學立豐碑。有足證經典之誤。推之遺文隻字。亦可於殘碑片瓦。集爲佚書。且將以博學者爲聖賢功臣也。此亦詳說之證哉。惜曾子旣沒。是學不講。余老矣。攷訂之志衰矣。此事其俟諸數百年後乎。

梓匠

湘陰廖國垣

主木工者曰梓匠。開萬世奇技之門也。夫梓人主爲侯。匠人主營國。百工有梓匠。非奇技之所從出哉。予嘗遊大匠之門。仰窺夫哲匠宗工焉。其機變足以洩造化之奇。不待守梓材貽訓也。其製造可以闡古今之祕。羣詫爲良雅工倕也。故不必奉梓誥爲良謨。而天下之梓人失其技。不必拘匠人之成例。而天下之匠人讓其工。知此可與言梓。知此並可與言匠。夫梓匠何自昉哉。閒嘗考殷人尙梓。夏人尙匠。梓匠之由

來久矣。顧天下之梓匠多矣。然其志祇以求食已耳。求其精於梓工於匠。而爲匠心獨運者。杳不可得。自魯有公輸子出。其樸斲可爲梓人之祖。而不徒以梓名。其制作實爲匠氏之宗。而不至爲匠域。斯固天下萬世之一大匠也。降及後世。流傳既遠。詼詭滋繁。梓非昔日之梓也。匠亦非昔日之匠也。句股九章。無復留遺。夫中夏。淫奇百出。方且踵見於諸夷。蓋梓匠之傳失。而奇技之所從來也。夫不觀匠主制飲器。今則有不模不範破觚爲圓者乎。夫不觀匠主建國邑。今則有平方開方畫地步算者乎。而且造筭虞者梓人之職。今則鐘懸在御。按時而序。候堪稽。而且經溝洫者匠人之司。今則機器權奇。頃刻而河渠立決。又況鐫大獸而繪小蟲者梓也。其後遂有善機宜矜智術誇流馬木牛之技者焉。攷極星以正朝夕者匠也。其弊遂有會陰陽察寒暑爲紀時測日之準者焉。其神機所運。非梓人之傳所能窮。其絕技所呈。非良匠之門不能創。怪怪奇奇。無所不有。斯豈囿於梓狃於匠者所得窺其萬一哉。要之持兩個以爲候。梓之工匠未得與廣八尺以爲洫。匠之職梓未能參梓之外有匠。匠之外有梓。至欲獨得於梓匠之中焉。此其權固非梓匠所可攝。周官設梓人之職。梓亦可以世其家。考工詳主匠之司。匠亦可以傳其業。梓有所以爲梓。匠有所以爲匠。如欲自超於梓匠之外焉。此其故又非梓匠所敢知。何也。蓋梓匠之與輪輿。均能以規矩與人。不能巧使者也。今天下而有奇技焉。殆亦善爲淫巧者也。

生之謂性

長沙曹典球

萬物有原質。言尚同者之流也。蓋性也者萬物之原質。有一生卽有一原質也。而後世言合類者恆祖是

說。然則告子其墨家者流乎。告子若曰。嘗讀墨子一書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然則性生而然之說。春秋時已見之著作矣。顧古人論性之旨。隱於經說。合類之辭。塵翳數十載。而不知合爲類者。卽合爲一生。不合不類者。卽各生一生。至儒者著正名而析生爲自然之理。會六書而攷性爲從生之辭。究未嘗卽萬物原質之始。而推廣尙同家法也。吾子論性。豈舍天地大生之理而論性哉。夫萬物有一生。卽有一性。生之與性。間不容髮耳。予乃讀墨子而有會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雖以萬物一體爲心。未足喻兩間生質之妙。讀大取一卷。而百家原性諸作。終不足訂其空疏。所以墨氏之書。尤必表兼愛苦衷。以復斯人於不雕不琢之天而歸諸無始。順乎天意。法乎人情。雖以天下大同爲念。未足喻萬彙生化之機。披天志一篇。而諸子性理各書。或隱約襲其論說。所以墨家之學。猶將師夏后遺法。以存天眞於不矜不爭之地。而紹此危微。善哉墨氏之言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同廣生大生之類。而與不類之類相爲類。噫。論萬物原質者。悉祖於茲矣。生之謂性。不誠然乎。生者氣所充斥之境。墨者主理氣。實示後儒以卽生卽氣也。夫備攻諸法。皆能悟養氣之妙。而闢其靈機。所以俱處於室。不外於兼。推其旨卽爲兵家之祖。生者樸而未開之天。墨者主尙樸實。啓後世以卽樸悟生也。夫節用一篇。皆能示崇樸之規。而獨全眞宰。所以不連不體。不合不類。廣其說可爲藝學之階。然則墨氏一書。所言皆生也。卽皆性也。今卽墨氏而推廣之。自化合化分之說起。而原質幾有不全之機。後人卽化徵易也。一文當衍之而成絕學。水火氣土五合攷其明文。草木石金腐鑠載其遺法。天生萬物。各以類從。有從而雜其生之性者矣。然造物之妙用。有

可終窮。生之爲植物也。則爲植物之性。生之爲動物也。則爲動物之性。彼生之者固各適其生而深合說在俱一之旨。彼格致家以配質爲能者特人力耳。自流質定質之勢分。而原質各具專長之力。後世卽一少於二一語。輒復衍之而爲算經。既濟爻占。水火合之而異致。喻言髮絕。輕重因之以分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當有從而變其生之性者矣。然推測之眞傳。實延諸子。物之質本靜也。非攝力無以使之動。物之質本大也。非助力無以使之微。究稟性者實各安其性。而共具上同於天之機。彼推步家以權衡爲譬者。猶是例耳。生之謂性。卽萬物原質之說也。然墨氏先預言之矣。

口之於味也

岳州府蘇　輿

口有同嗜。味在則然也。夫口者空也。故需味以實之。味者昧也。故藉口以明之。味不與口期。口豈嘗忘味哉。且自鄉黨著精細之說。內則詳甘滑之文。古人不廢言味。遂爲後世食譜之權輿焉。飲食者大欲所存。而別味爲先。不必疑食禁爲僞託。衞養者齊民之術。而悅口有願。不得薄饌史爲支蕪。世運難安毛血之風。卽天下咸慕旨甘之奉。蓋說兌有象者。亦朵頤可觀已。吾向言口之於味有同嗜。蓋言乎質之同然耳。夫不證乎質。無以明嗜慾之同。而但任乎質。奚以療貪饕之痼。試更論之。上世但安汙抔之陋。自梯航達而海禁漸開。而珍錯遠貢。夫遐陬嗜好愈開於朝野。然鼎饋豈甘於蔬食。藜藿可同於太牢。要各適乎飲啖之常耳。所以燔炙煎熬。齊霸知國亡有兆。枸木爲醬。英主則域外馳情。古史不編譜錄之門。自珍羞繁而烹調日異。而百家各述其新製。史氏遂彙錄爲書。然庶品則皇古前規。飲膳則易牙遺意。誰復別求饜

飫之方也。所以飲食之事。經生可釋其名。筍菌之微。好事且傳爲譜。古人之味尙淡泊。後人之味尙調和。故八珍著於禮經。遂爲晚近烹飪之祖。究之口取適味。無古今一也。酒池肉林。自有帝王之福澤而奢泰何嫌。啜菽飲水。自安寒素之家風而饞貧奚病。各有其口。卽各適其味。而箸下萬錢。不必訾其豪富。日唯五斗。自無損於風流。中土之味尙煎釋。遐方之味尙合胖。故全炙行於內地。遂爲羌貊變夏之機。要之口以納味。無中外一也。柤梨橘柚。味相反而於口俱宜。越菌樸薑。地不同而其味並美。萬方同口。卽萬方齊味。而名傳天上。張嗉且來廚王之名。事著人間。周王猶有菖蒲之嗜。無他。以凡有口者皆欲乎味之悅口耳。故夫未與味接。則畫以療飢。望而止渴。猶將想像乎無形。既與味接。則縮頸而食。千跖猶廉。各極生平之愛好。是以勸勵獎戲。動堯舜千鐘之思。熟食葷臊。拜黃帝當年之賜。有時觥飯壺餐。脫粟糝鬻。味轉怡於脯齏之餘。肥肉厚酒。甘醪膏餳。味無殊乎豆漿之茹。是以仲由適衞。鼎食不害其廉。孫叔相楚。啜羹無損其望。噫。朝蔬水而夕鼎鐘。富貴餘生。等風雲之莫測。餘三牲而忽六飯。雲泥回首。總豐嗇之難論。所謂命也而專屬之性耶。

目之於色也

巴陵龍銓甲

始天下以目色紛紛於世矣。蓋人有盲病有不盲盲之病。天以色醫之。目大用於天下。目大同於天下。且吾無入世奪我者吾入之。吾無出我麗世者吾出之。一入一出。盲者略焉。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入者告。出者迎。且謂官兩大府萬物。一汝視。天和其將至也。彼與之貌。我與之形。無盲物。

無盲神。將以鏡焜炳而融芸芸之精。何者。五味令口爽。口後事也。將遊目於芬華之中。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俯滄海而下際。凌辰極而上遊。胚胎元一。塗飾兩儀。鼓鑄大始。鮮豔億類。官之所在。鑑止骸呈。官之所去。器弊神逝。嘻噫。物物非遠。有治乎先。得是遇之。嘗我慮。鑠我靈。破昏爲醒。叩暗爲明。幽兮冥兮。應無悶。遂兮洞兮。不虛動。萬彙生形。萬形生神。變之非幻。藏之無門。進離朱。退師曠。以成古今之大文也。非怪非雕。鍛應之耳。欲應之耳。蒼蒼予以官。其用物色天下矣。況夫鮮華豔采。煇煌炳爛。傷明者也。矯矯論之。不傷無明。其汨耶。汨無色。無色無目。無目無天地。天地之氣盡闢闔。闢陽也。闔陰也。陰疑夜目倦精而瞑。陽張日目挾骸而馳。天地燦陳。以試吾目。目受之百產應令。六華焜豔。經汗漫之門。遊窈眇之野。不遁抑不留。大化無垠。與爲上下。組帳霧合。羅幬雲離。青紫紛於閑房。椅榭臨乎天池。開千門之焜煜。驅百輪之華儀。恢恢蕩蕩。總總林林。目譁然觀止矣。說者爲目病。吾謂目非是不目。乃後世有奪目者。錦繡易布帛之粗。機器亂女紅之織。車馬爲鈍物。鬬奇而製火輪。冠冕薄先朝。入俗而美胡服。詭法闢金銀之礦。瞽志豔道教之宗。遂使廢中土之詩書。別求繙譯。毀考工之法度。競效精奇。中國財虛。外夷貨踴。色之流弊。目其罪耶。故上世之目目其常。色不病靡。叔世之目目其變。色無非靡。六窗煙瞀。寸田風號。靈區荊榛。虛府猿猱。誰意目衞人者。今害人乎。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目其寄焉者也。

耳之於聲也　平江王鏡涵

以無形觸者仍以形接。亦形之累也。蓋聲無形也。而以耳遇之。則形役於無形矣。故孟子由口目遞及之。

且天之用在坎離。人之用在耳目。坎實於中爲誠。誠至則可以生離之明耳。附於外爲精。精固則可以運日之神。故夫空積忽微。摟搜撅撅。目無見也。而耳得之。蚊虻蟻鬬。鶴唳風聲。目弗察也。而耳辨之。於是曠遠者聞姍嫋之聲而與爲嬉遊矣。淵靜者聞嘲哳之聲而與爲閒止矣。放達者聞磞硠之聲而與爲無委矣。杳兮冥兮。忽振吾聾。恍兮惚兮。忽啓吾聰。無端之感召。遂渺形氣而爲功。蓋聞大塊氣噫。物無微而不扇。陰陽較軫。蟲始作而自驚。是以大王披襟。快析酲於被麗。君子觀象。本出地爲經綸。蓋聞石奔流而漱玉。撲碎寒空。浪轉轂而蹴天。激揚清濁。是以風泉寫道。寄妙會於清音。流水無心。託神知於逸調。蓋聞泰山之桐。含黃鍾以吐幹。嶰谷之竹。孕奇律而成聲。是以審音者識斷琴於焦尾。好古者追遺制於伶倫。蓋聞鳳鳴應節。寫幽意於琅玕。鳥語多情。協遙腔於箏管。是以聞歸昌之奏。定律雄雌。識北鄰之聲。鍼砭塵俗。蓋聞海靜山明。太古扶徠之曲。鳳儀獸舞。帝廷糺縵之吟。是以考玉律於甿謠。人猶知貴。奏韶武於聾俗。聽亦忘疲。蓋聞夢入鈞天。如按空桑之節。觴開瑤水。齊賡黃竹之謠。是以緱嶺吹簫。能辨曲於天上。洞庭張樂。引同調於人間。蓋聞齊瑟秦箏。發清商於皓齒。吳姬蔡豔。啓異曲於朱脣。是以殷紂作北聲。樂靡靡而忘返。文侯聽今樂。亦娓娓其動人。蓋聞下里巴人。此唱彼和。聾鳴聾應。無感不通。是以緜駒之工詠。齊右亦習於宮商。孺子之善歌。宣尼猶領於清濁。蓋聞華杞之妻。動衰音而變俗。楚越之悍。詠蹈火而爲常。是以泣孤室之嫠婦。聽者增欷。歌壯士之大風。聞者直髮。蓋聞踵事增華。娛樂無極。移角成羽。愛惡弗恆。是以褒姒好聞裂繒。云勝絲竹之響。魏侯好聞槌鑿。不貴金石之和。

粟米之征　安化梁鏡寰

以屯田策後世。且言田征所有焉。夫粟米者餉與費所須。征之宜有之亦宜。然而天下之患。半自粟米之征始。孟子故於布縷外並及之。曰。古者有田則有賦。不得以飛芻輓粟訾計臣矣。然而天壤之大局十分。其土而川澤者七十分。其民而工賈者四十分。其農而佃種者六十分。其入而耗用者半。生息之不暇。復使輸將之是困。則皇皇於庸調者。既有不可終日之勢。而急急於供億者。亦有難休旦夕之虞。故後之王者。度形勢以制筦轄。則土田以起徵科。廉苦樂以出斂法。則何。三代以上。兵農爲一。故無養兵之勞而收富強之實。三代以下。征粟米以養兵。而以兵衞農。兵寡則不足以衞。兵多則農又不勝其養。其始苦於相妨。其終乃至於交困。有爲去兵省饟之說者。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豈易言去。兵不可一日無饟。而饟豈輕言省。有爲汰兵節饟之說者。以兵多之故而節饟。以饟繁之故而減兵。一時省養兵之費。萬世乏強兵之用。則欲朝廷不已於調遣。井野不病於催科。莫不曰節浮費裁冗食。一策也。省番休定久戍。一策也。變通乎兵法而不闕乎兵之額。權衡於饟外而不嗇於饟之中。然而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祿食裁而室人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征戍久而車馬衣甲之頻煩。霜露寒暑之不免。則兵困。夫以天下之大。給天下之農。以天下之農。餉天下之卒。粟米之征。有何虞哉。乃或重根本而輓郡國之粟實畿輔。嚴塞防而輓中原之粟實邊疆。千里遠餽。歲月曠遠。一鍾之粟。費者什伯。徒御嗟輸運之苦。關山煩塞饟之憂。待哺者同袍之旅。懸磬者服穡之氓。古人用兵。故有以兵裕饟之議。夫以兵足饟。莫切於興屯。

古者戍其地食其地之粟。用其人兼其人之食。故司農不煩於供億。而里閈不急於轉輸。後世東南屯重兵。而東南無可墾之土。西北有閒田。而西北無久駐之兵。謂古今勢殊。南北形異。非也。古之屯田農兼兵。今之屯田兵兼農。邊塞之地。亦仍用兵不兼農。然而守禦防衛之久。人人能農。人人能兵。而征力役者緩粟米。征布縷者且緩力役。蚩蚩者庶有鳥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編校者　江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戚

二五一四上